

感懷子集

葉明勳◎著



感懷3集

葉明勳◎著



目錄

1. 封面
2. 目錄
3. 引言
4. 感懷 3 集 思賢篇
5. 潭邊憶舊
6. 許國肺肝知激烈
7. 遲來的哀思
8. 附錄／祝黃少老九秩晉六
9. 未信斯言隔九京
10. 寶島走了一位怪傑
11. 有專業觀念，有國際眼光
12. 感懷 3 集 推介篇
13. 流水高山心自知

14. 觀江兆申兄畫一得
15. 生活就是教育
16. 我看「新聞鏡」
17. 感懷3集 新聞篇
18. 談信諾
19. 新聞約束
20. 差之毫釐
21. 為說真話賀
22. 感懷3集 選舉篇
23. 假如「彌勒佛」也參選
24. 認知
25. 我和臺北市長的幾段情
26. 冷眼看臺北市長的選戰
27. 感懷3集 時事篇
28. 招魂
29. 相逢一笑泯恩仇
30. 看香港，思臺灣

31. 溝通與關說
32. 謀定而動
33. 拿得起，放得下
34. 立國三大忌
35. 守法與遠見
36. 刀槍之後
37. 費解
38. 寶島怪現象
39. 談變
40. 談養望
41. 也談心靈改革
42. 民主與民智
43. 無聲勝有聲
44. 彈不虛發
45. 政治家的器度
46. 兩段話
47. 朋友，你的敵人是誰？

48. 讀書人
49. 好漢不提當年勇
50. 向媒體朋友進一言
51. 硬漢嶺上的遐思
52. 黃少老的「哈哈大笑」
53. 國會大老
54. 感懷3集 生活篇
55. 談酒
56. 談老
57. 牛年獻辭
58. 請問尊姓大名
59. 感懷3集 附錄
60. 勇於任事，活得有勁的
61. 無辭長作臺灣人
62. 葉明勳的無憾人生
63. 第一批訪臺記者，第一手時代見證

引言

八十五年暮春，我將平時所寫的拙文，收集一起出版了一本小冊，顏曰《感懷續集》。因為八十四年我已出版過《感懷集》，後來仍然以一時的遣興，陸續寫成一些雜稿，範圍既廣，性質又很龐雜，沒有一個適當的名辭可以涵蓋一切，不如將它稱為《感懷續集》。出版以後，不少親友相繼索閱，自然不免謬讚一番。幸而尚無藏拙的習慣，還是陸續的將自己想說的話或情感，公諸大眾的前面，有的如骨鯁在喉，吐之為快，有的又如對酒當歌，以澆塊壘，學學古人那種直言無諱，與放蕩形骸的氣概，也足以自我解嘲。

現在事隔兩年，有些親友便問：「你的文章，有的在各報斷續的已讀過，既已出版續集，為什麼不再續編下去，讓我們可以一窺全豹」，盛情可感。因此，特將那些幾已塵封的剪報舊稿檢出，編成《感懷3集》，亦可藉此敝帚自珍，以待舊雨新知，有以教我。

葉明勳自識 八十七年端陽節於台北市

感懷3集 思賢篇

潭邊憶舊

——兼述先總統蔣公一百一十一歲誕辰紀念

民國三十四年的秋天，臺灣在戰後留下只供人重建的一角天地，當我十月五日第一步踏上這塊重入祖國版圖的國土時，滿懷的欣奮，彷彿這是一生中最饒有意義的日子。如今，五十二年的歲月，已在多難的國家、多變的世界中轉眼遙遙而去。日前趁假期重遊日月潭時，看看湖光依舊，人面已非，撫今追昔，真是百感交集。回來以後，很想寫一篇憶舊短文，談談今昔的變局，雖不足以與當年羅斯福總統的「爐邊閒話」相提並論，但歷盡盛衰，飽覽滄桑所積鬱的憶舊情緒，恍若隔世的感慨，或許值得一提。

日月潭的幽勝，我的第一次遊潭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中旬，由大公企業公司謝國城帶領我們由重慶來台的記者團前往觀光。當時臺灣受降典禮尚未舉行，到處殘留著日本情調。

第二次遊潭是民國三十五年紀念臺灣光復一周年的時候，先總統蔣公伉儷從南京搭專機來台參與紀念會，當時離抗戰勝利已一年，蔣公正值六秩盛年，威儀萬千，在他的一生，這是全民擁戴，聲譽最高的時際。臺灣同胞扶老攜幼，爭睹風采，萬人空巷的盛況，至今如在眼前。蔣公偕夫人停留日月潭時，隨行有臺灣行政長官陳公洽（儀）夫婦，我以中央社記者身分偕往採訪。當時蔣公駐蹕涵碧樓，屬台電招待所，眺覽山光水色以後，對戰後地方民情，垂詢至詳。他對臺灣似有一種特殊的情懷，曾擬將玉山提升與大陸的五嶽齊名，像是對失散的子女，一旦歸來，唯恐愛之不及。

當時東北戡亂戰爭正在吃緊，需要兵力支援，蔣公在日月潭曾徵詢陳公洽，臺灣治安情形如何？陳滿口答以安好無虞，只需若干保安部隊，便足以維持社會秩序、駐台中央軍可以他調，支援戡亂。

回想駐台的中央軍，軍容裝備固不甚理想，軍紀也有可議之處。陳公洽唯恐為臺灣同胞留下不良印象，便胸有成竹的支援他調。抑且，陳公洽在台施政的理念，一向主張一元化，從軍隊、銀行到報紙，都堅持由臺

灣自主，無需中央其他機構介入，以免受當時大陸混亂情勢的影響。這種作風，合眾社記者便批評他是「臺灣之王」。陳公洽的剛愎自用，蔣公容有未盡瞭然。於是，民國三十六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政府窮於應付，已無力維持地方秩序。像今日街頭所見的戴鋼盔、持盾牌的警察人群，五十年前的臺灣是絕不可能看到的。

政府遷台以後，蔣公雖痛神州陸沉，但對台灣的建設，竭智殫慮，不遺餘力。後來揚名國際，號稱奇蹟，與臺灣同胞共享的經濟繁榮，當初如果不是蔣公高瞻遠矚，傾政府來自大陸的資源人力，銳意建設，何來如此豐碩的成果？我們不能不知飲水思源，我們也不能苟同部分人士的歪曲歷史事實。當年如不是蔣公領導八年的浴血抗戰，開羅會議堅持臺灣必須歸還中國，今日臺灣仍恐淪為日人所統治，何來自由民主可言。蔣公在歷史上的定位，誠然不容誣衊，就是視同敵人的中共，也不諱言蔣公領導抗戰的貢獻，大陸上有關紀念的事物，亦無不加保存維護。誰知在他逝世二十年後的今日臺灣，人事變遷，不少公共場所，連他的銅像都被剷掉，這是什麼文化？什麼胸襟？

如今蔣家三代凋零殆盡，本（十）月三十一日為蔣公一百一十一歲誕辰紀念日，緬懷往蹟，我們無意為中國命運作無謂的感嘆，只望能為他的歷史保留真實的一面。

當我徘徊於潭邊時，看看晚霞半天，夕陽已西斜，碧澄的潭水，似隱含著無限的人間悵惘。

（原載八十六年十月三十日中國時報）

許國肺肝知激烈

——紀念陳故副總統辭修先生百年誕辰

今年一月十日為陳故副總統誠（辭修）先生百年誕辰，執政黨黨史委員會為彰顯辭公對國家的貢獻，日前曾舉辦「陳辭修先生百年誕辰口述歷史座談會」，邀請故舊親友、學者專家，口述其平生重要功蹟，筆者因事未克參加，茲特撰短文紀念。

辭公平生氣干風雲，獻身革命，參與北伐、抗日、戡亂諸戰役，對國家與對臺灣發展的貢獻，至今仍見其遺澤，典型雖已遠，多少人還是思其賢、懷其德。

辭公於民國三十七年秋，目睹大陸紅禍橫流，情勢逆轉，以抱病之身，孑然由東北辭去軍職，來台養晦於陽明山台電招待所。當時我負責台北中央社社務，相迎於松山機場，其後復多次訪晤於其居所。辭公北望神

州，他所見的憂國感憤之情，隱忍於衷，似不爲人所察。他希望我每日能以中央社所彙集的國內外參考電訊相贈。按此項資訊，僅供政府決策高階層參考，並不對外發表。辭公之囑，我即逐日遣人專送。所以，他對時局發展情勢的瞭解，不是一般外界人士所能及。當時並不時邀我前往敘晤，言談每多慷慨，敘述他對國事的憂心。至於對臺灣社會的情況，與各界對時局的觀感，亦多相詢，無不見其關懷之切。

民國三十八年一月五日，行政院發表辭公繼魏伯聰（道明）為臺灣省政府主席，是年七月十九日為配合政府遷台及軍事發展需要，復發表辭公兼任東南軍政長官。在他擔任省主席的時期，雖至三十八年十二月便交吳國楨接任，在職僅十一個月，但為臺灣的經濟發展、社會建設，都拓展了充滿著光明的生機。據知，辭公接任省主席當日，曾由陽明山居所經北投往訪執政黨故中宣部部長梁均默（寒操）於其旅邸，詢以治台意見，寒老答以「人民至上，民生第一」八字，辭公從善如流，接任以後，便以此八字為其施政目標。舉其大者，如：〔一〕穩定物價，充裕民生，不受大陸逆勢的影響。〔二〕健全戶籍制度，防止敵人滲透，安定社會秩序。〔三〕規劃土地改革，著手三七五減租，改善農村生活。

〔四〕推展地方自治，重視基層紮根，都是針對當時所需。民國四十二年，辭公任行政院院長時，復重申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爲其施政重點。此項政策，與民國四十五年辭公所主持興建的石門水庫，澤及全民，爲劃時代的艱鉅建設，如非辭公以國家興衰爲己任，以其堅毅果斷爲人不及的魄力，殆無以致之。農村生活從此獲得顯著的改善，鄉間青年亦大量出外深造，爲國家培養不少人才。今日舉國上下，才俊輩出，飲水思源，我們不能不欽佩辭公的高瞻遠矚。

以私誼而言，民國三十八年當中央社總社由南京撤退來台時，辭公亦予以支援。當時大陸烽火連天，到處難民，如蜂傾巢而出，那種亂象，至今歷歷在目。中央社海運抵達基隆、高雄的大批電訊器材，堆積如山。我曾往求助於辭公，辭公慨然應允，即囑台省建設廳楊家瑜廳長在士林電機廠設法安置。中央社得以保存元氣，爲國家效命。辭公行事，見於遠而察於微，此爲一例。

民國三十九年三月一日，先總統蔣公復行視事，當時任辭公繼閻百川（錫山）爲行政院院長，整軍經武，勵精圖治。四十三年，辭公就任副

總統，其院長職務，由俞鴻鈞接任。四十七年，復以副總統兼任行政院院長，以迄五十二年辭兼院長，由嚴靜波（家淦）繼之。

辭公從臺灣省政府到行政院，他對臺灣的建設，國家的發展，在茲念茲，竭智殫慮，鞠躬盡瘁，無不投下最大的心力。黃少老（少谷）任行政院秘書長時，對他頗具調和鼎鼐之能。當時周至柔將軍任參謀總長，建軍經費，由總統直接核定，但財源則在行政院，辭公與周至公每以觀點不同，常相牴觸，少老從中斡旋，辭公終以大局為重，忍讓而成之。辭公去世後，陳夫人曾對少老言：「辭修在世時，你幫了不少忙，不為外人所知」，言訖，幾至淚下。辭公平時雖不像現在的政治人物接近頭家，但他關懷群眾，盡心盡力，為國家、為社會謀百年大計，最為人稱道者，莫若重視知識分子，禮賢下士，如經濟建設之起用尹仲容，並不時與學人胡適之、蔣夢麟、王雲五、梅貽琦、陳雪屏諸氏討論國是，如江海之下百川，博採眾議，綜覽全局，謀國典範，允稱歷史不朽人物。陸放翁有詩：「許國肺肝知激烈，照人眉宇尚崢嶸」，緬懷辭公，如用此以思其忠貞，剛毅不阿的風格，頗為傳神。

辭公一生為國賢勞，擇善固執，瑕不掩瑜，亦所不免，為人引為談資者，如任行政院院長時，作風嚴峻，嚴禁公務人員上酒家，名噪一時的「五月花」、「東雲閣」等酒家，一律改稱為公共會堂，朝野多為之瞠目。復反對開闢高爾夫球場，並認創設電視台為不急之務，論者以其過猶不及，似難為賢者諱。

民國五十四年三月五日，辭公積勞成疾，以肝癌去世，當時如晴天霹靂，舉國駭悼。農民以廣受其澤，設奠路祭，哭之尤哀。歲月不居，距今屈指已三十二年。我們於此紀念辭公，當知他的一生，為國為民，肝膽相照，值得世人效法。

(原載八十七年元月七日中國時報)

遲來的哀思

——追記少老在台逸事

總統府故資政黃少老（少谷）先生於上月十六日去世，離開我們轉眼已經一個月了，當時只感到茫茫然如有所失，一個月來，想到少老的風範、精神與胸襟，都難以重見，不禁隨之而起另一種無法磨滅的哀思，環繞著我。這裏，特就少老在台為人鮮知的逸事，略加追記，面對這個倫理已被破壞的現實社會，或能產生一些啓發的作用。

民國三十八年，蔣公總統引退，以總裁身分來台在草山（陽明山）設總裁辦公室，少老任辦公室秘書主任。當時赤燄囂張，烽火連天，大陸形勢瀕臨崩潰。少老受命於危難之際，為蔣公倚畀之殷，不難想見。他的老友新聞界前輩中央社社長蕭三爺（同茲先生），便曾語我（時任中央社台北分社主任），少老重信諾，公忠體國，將來對多難的國家必有作為與貢獻，囑咐我多多請益，能為他協助提供有關臺灣的資訊。

我為少老紹介臺灣的碩望人士不少，其中值得一提的，第一位是襟兄辜資政公亮（振甫），少老與公亮兄都酷愛平劇，同唱老生，兩人見面即生情，不久台北市迪化街辜府老家，每月曾有幾次絲竹管絃之盛。公亮兄的才識，為少老所讚賞。當張麗門（茲闔）先生出任經濟部長時，便曾力荐公亮兄為經濟部顧問，台灣水泥公司從公營到民營，業務蒸蒸日上，三七五減租後，台泥、工礦、農林、紙業四大公司，以台泥一枝獨秀，眾所周知，其領導人物為公亮兄，由總經理而董事長，眾星拱月，氣勢非凡。公亮兄在台泥如蛟龍得水，展其長才，不能說非少老之知人。知人為政治人物不可或缺的智慧，曾國藩當年便以知人聞於世，眾望翕然，但少老知人，並不為外人所察。

第二位是台泥故董事長林四爺（柏壽先生），四爺為臺灣板橋望族長輩，亦為工商界名實相孚的領袖，但本質上卻是飽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典型讀書人。好客，好古玩，樂善好施，胸懷坦蕩。數十年來，臺北市民生東路林府，冠蓋如雲，直可譽為「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座上常客就是少老與蕭三爺、黃達公（杰）、袁企公（守謙）、葉公超、連定一（震東）幾位先生，聚會時，或鑒賞藝術，或詩酒自娛，或品評時

事，十分像漢代爲人所稱頌的梁園盛會，那種風雅，爲臺灣所少見。民國四十三年，當俞鴻鈞先生主閣時，少老爲副院長，爲促進朝野團結，他便要我商請林四爺入閣，出任行政院政務委員，亦爲他知人之處。但林四爺是一位布衣傲王侯的人物，並未應允。

第三位是故國策顧問吳三老（三連先生），三老對少老極爲尊重，那個年代，政治觸角十分敏銳，子姪輩因思想問題遭到困擾時，少老與企公力為排解，亦顯示其對臺灣耆宿的重視。兩老後來從此奠定了金石似的交誼。民國五十四年，三老曾爲少老祝嘏，特地邀請他由台北到高雄沿途參觀三老所領導的臺南幫事業，作陪者有蕭三爺、林四爺、葉公超、黃雪邨、與我及華嚴。少老對南臺灣的風光與建設，頗爲關注，一路逸趣橫生，並與公超先生及我延長旅程到墾丁公園暢遊。民國六十五年，國策顧問楊肇嘉先生去世，其遺缺經嚴靜波總統邀少老、經國先生商議，改聘三老。少老囑我代為轉達，初以非執政黨籍謙辭，告以政府尊賢始允，其後並出任中華文化復興總會副會長。

第四位是謝求公（東閔先生），民國六十七年，經國先生當選總統時，

副總統人選，經國先生曾親至台北市松江路黃公館，徵詢意見，供其抉擇。少老如隆中對策似的陳述意見，分析現況，終於獲得經國先生的首肯。少老對求公的推重，於此獲得見證。

民國五十二年，少老從西班牙大使卸任返國，深居簡出，澹泊自安。某次，經國先生往訪，希望少老能出任駐美大使，少老以英文欠佳謙讓，並對經國先生說：「希望以後不要為官，能成為你的朋友，天南地北，無所不談，而你也需要像我這樣的朋友。」那段時期，少老住在天母，每日以閱報為遣，每讀社論，必加眉批，或褒或貶，都是十分的細心。公超先生見之，笑曰：「少谷，如此操心，豈能忘情官場」，少老對曰：「新聞記者乃我之本行耳」，相視而笑。五十五年，少老再度出任行政院副院長。

以新聞界而言，少老從早年主持北平世界晚報編務以迄抗戰時領導掃蕩報，始終是新聞界的老兵。來台後，他與新聞界還是保持著深厚的淵源。如成舍老（舍我先生）創辦世界新聞傳播學院，即出於他的贊助。他深知舍老事業心極重，且有旺盛的戰鬥力與生命力，而臺灣當大陸淪

陷之初，政治環境不容有太多的活動空間，辦報及設立電台既受制於主觀因素，只得幕後為老友推動致力新聞教育，為國家儲備人才，以備他日之用。民國四十五年，舍老邀集新聞界碩宿與社會名流十九人，議創新聞學院。那次盛會，就是假少老府上（行政院秘書長台北市重慶南路公館）所召開。

民國七十三年，經國總統在職時，秘書長馬伯公（紀壯）為促進執政黨內團結，曾走訪少老，認為中時、聯合兩大報負責人余紀忠、王惕吾二兄多年好友，又屬執政黨中常委，彼此因業務發展，互成壁壘，殊為遺憾，特求之少老出馬協調。少老則以故立委王新衡與我二人，對兩報負責人均有深厚友誼，假瑞華西餐廳邀我們二人商談。我們建議，一切應順其自然，將來自可化解。去年惕老去世，紀忠兄賢伉儷親往聯合報社弔唁，即為明證。

少老在台任職行政院，從秘書長到副院長，先後共達十四年之久。其間因憑藉默運斡旋協調之力，化解不少糾葛。尤以周至公（至柔）任參謀總長時，直隸總統，實踐擴大建軍計畫，上峰雖已同意，但經費須由行

政院籌撥，其中若干項目未為院長陳辭公（誠）核可。少老居間備著賢勞，以其調和鼎鼐的才能，融和歧見，終於弭平對峙之勢，為人所稱道。辭公去世後，陳夫人即曾感慨的說：「辭修在世時，少老幫了不少忙，不為人知」，幾至淚下。

故駐美大使葉公超先生，平生恃才傲物，快人快語，牢騷滿腹。記得林四爺府上宴客時，少老如遇到這種情形，即以目逼視，低呼其名喬治（George），必然默不作語，能以此挫公超者，當代尚有幾人？

民國七十四年，少老任司法院院長時，某次假國賓飯店以私人名義回請台籍工商界大老，囑我代為安排，並送來新台幣三萬元，作為開支。此事如易以他人，交代院方事務人員代辦即可，何需自掏腰包。然少老公私分明，從未以私累公，貽人口實，也是少老居高與人不同之處。

少老酷愛平劇，尤好余派（叔岩）的「八大鎚」，以其挾有愛國沉鬱蒼涼之氣，令人盪氣迴腸。菊壇藝人，如顧正秋、徐露、高蕙蘭、郭小莊、魏海敏、崔富芝等人，皆視少老為知音長者，時有交往。當余派名

票趙培鑫在世時，某次公演洪羊洞名劇於實踐堂，座無虛席，一票難求，公演前某立委向少老索票，少老即以僅有兩票割愛轉贈之，益顯少老的氣度。

少老已離我們遠去，我們的國家，尚處於雛型的民主階段，各方有太多不同的聲音，太需要溝通，太需要協調，太需要融和，太需要像少老這樣調和鼎鼐的人物，老成凋謝，令人倍增永恆的懷念。

(原載八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央日報)

附錄 / 祝黃少老九秩晉六

今天（廿四日）為黃資政少谷先生九秩晉六壽辰榮慶，少老國之大老，也是新聞界耆宿，望重朝野，無論對國家對執政黨都有不可磨滅的貢獻與功勛，一生言行，足為典範。

現已為人淡忘的「處變不驚，莊敬自強」八字，此為當年中美宣告斷交後，舉國震撼，人心浮動，滿街滿巷所見用以安撫的標語，當時即出於少老向中央所建議的文宣重點，憂國情懷，令人敬佩。回憶經國先生主政時，如遇疑難，經常移駕到台北市松江路少老過去的私邸，或徵詢意見，或商議重大人事，少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備受重視。如追溯到老總統時代，蔣公亦常垂詢少老有關國是意見。三十八年，政府遷台之初，執政黨痛思革新，組織改造委員會，初擬委員名單，經國先生未列入，少老期期以為不可，向上峰陳情，願將己名剔除，改為經國先生。少老對黨國之款款忠誠，不為一己謀，於此可知。

我受教於少老已逾半世紀，平時感其薰陶，獲益甚多。從抗戰時期以迄政府遷台勵精圖治的漫長歲月，少老兼負黨政重任，備著賢勞。其對掃蕩報與執政黨文宣工作，或負責或從旁指導，多少卓越之士，都為他所培育。但少老平時從不自大其事，自高其功。遇事則不多言，以為多言不當，古人所謂「君子之言寡而實，小人之言多而虛」，殆於少老見之，人亦有以善於「守秘」視之。為執政黨負責文宣工作達數十載的老報人馬星野先生，生前常對人言：「少老知道黨國的秘辛最多，但出於他的口卻最少，甚至一言不發，如欲追究到底，必以哈哈大笑對之。」數十年來，我亦從未以秘辛一類相詢少老，以免彼此尷尬。守秘，貴乎守信，人無信則不立。少老為最高當局所倚重，秘其所知，不與第三者語，即為信的見證。守身之則，以寡以默，不以言而亂，這是修養很高的境界。個人平生最怕人告以這個秘密不為人知，請保密，但不轉瞬而人盡知，此殆少老之守秘所以難歟？

少老的修養，在中國歷史名臣中不乏同樣的典範，今則罕見。他的老成謀國，並不以境遇之異而改其志。廟堂之上，雖多賢達之士，卻不能缺少這樣的人物。謹以短文為少老壽。

(原載八十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國時報)

未信斯言隔九京

——敬悼簡明景董事長

台視董事長簡明景兄日前突然去世，朝野駭悼，人間生死，難以逆料，此一噩耗，於公於私，都若有所失，令人無限的傷感。

明景兄未蒞任台視董事長前，八十三年他在自立晚報看到拙作〈溝通與關說〉短文，頗為關注，曾向友人推介。當時我並無所悉，一年後，他到台視任職，閒談中始將此事見告，文內所說的溝通各節，居然還能清楚的記得，使我有點受寵若驚。後來從他的言行中，始知是一位非常融和而重視溝通的人。當任臺灣省議會議長時，領導群倫，聲譽卓著。據瞭解內情的人說，平時他非常重視人際關係，認為促進各方團結合作，折衝斡旋的過程，溝通是不可缺少的成功因素。

台視歷屆的董事長，從首屆台籍大老林四爺（柏壽）開始，以迄明景

兄，共計四位。我以林四爺之邀，進入台視之門，從創始迄今已歷三十六載，前後各位董事長，因接觸較多，認識亦較深。林四爺與許金德董事長逝世時，我曾協助台視與他們家屬，處理治喪有關事宜。如今又面對明景兄的蓋棺，心裏頓有說不盡的悲涼與感慨。

明景兄在四位董事長中，年齡最輕，重視溝通，平日處事明快，待人敦和，與我多次談話，都認為「誠」是立身處世的基本準則，溝通就是表達誠意，也是最賦予排除隔閡，增進和諧的功能。同仁之間，和衷共濟，如有難以解決的問題，就是彼此缺乏瞭解，溝通未能竭其所能，誠意不足的表現。

明景兄在省議會期間的貢獻，人所共知，無待贅述。最令人敬佩的是，當聲望達到巔峰時，都希望他能連任議長，卻宣佈退出政壇，不再競選任何公職。這種坦蕩胸襟，淡然處事的風範，為古人所崇，今人所難，任何職責，所謂能拿得起，放得下。明景兄今已遠離我們，無論對政府、社會及傳播媒體，都是難以彌補的損失。當他出任台視董事長後，曾以「敬業、開朗、無私心」勗勉同仁，見微知著，於此可知。蒞任不

久，我們可從他務實篤行的能力，與處理台北市竹子湖發射台租約的風波，功不自居，便可瞭解他的為人。對台視業務的擴展，早已構成近程、遠程計畫的藍圖，只可惜未及實現，便已人天永隔。

明景兄住入台大醫院期間，對於時局動態，還是十分關切。當他獲悉朝野為修憲問題，充滿烏煙瘴氣，眾論紛紜，意見分歧，甚而壁壘分明，心存芥蒂，與人談及時，無不憂心忡忡。他未顧慮自己的健康，只望早日出院，能融和各方意見，化解怨懟盡一些力量。這就出於肺腑的謀國情懷，至今思之，如聞其聲，如見其人。

明景兄令人懷念的地方很多，想到他所說的話，真像黃山谷傷逝的詩句：「那知此別成千古，未信斯言隔九京」，突遭此變，為情所不堪，回首往事，能不黯然。

(原載八十六年七月十七日中國時報)

寶島走了一位怪傑

——悼國策顧問陳重光兄

國策顧問陳重光兄前月因肺癌去世，訂於本（四）月七日公祭，我與重光兄交誼已逾半個世紀的漫長歲月，經歷多少憂患，多少歡樂，無不歷歷在目，真有說不盡的感慨與悵惘。

重光兄在臺灣社會具有突出的人際關係，熱心公益，熱愛朋友，在各方面都負有物望。光復之初，那個荒墟重建的遙遠年代，我們便已相識，從冠蓋雲集的處所到車水馬龍的交際場合，彼此經常見面，也從此逐漸的獲得認識與相知，發現他有異於一般常人的一面。

追溯他在擔任臺灣省議會第二、三屆省議員的那段日子，很多行跡獨特的軼聞顯示他是一位性情中人，他有履及劍及、不為人後的執著精神，但也有不拘言行、放浪形骸、率真的草根性。平時行走於朝野之間，處

處都可看到他放誕自任，周遭有他所擁有的群眾，與他所取悅的掌聲，天地悠悠，代有才人，寶島彷彿專為他塑造了一個怪傑的形象。在省議會的時期，我們可以從小見其大，那是周至柔、黃達雲（杰）將軍主政的年代，議會之中各方意見紛紜，聲勢不減於今日的國會殿堂。議長先後由黃朝琴、謝東閔出任，但執政黨所需斡旋協調的運作，就是仗賴當時的副議長許金德與重光兄二人的努力。重光兄尤擅於邀宴議員在酒酣耳熱之際，掌握時機，解決或擺平各種疑難與紛爭，而他自己則無醉不歸。當時黃朝琴議長惟恐以此誤事，曾往台中市重光兄常去的那些酒家，囑咐他們須加約束，不賣酒給他。二、三十年來，他居然點滴不沾，這是任何好飲之徒所不能的，而他的執著矜持，卻是深藏不露。可惜從此以菸代酒，積年累月，逐漸的為致命的肺癌種下了難以挽救的禍根。平時他對自己的健康情形，從不多言，所以，親友之間，很少人了解他已被癌細胞入侵，這種隱忍的執著，就是他的獨特之處。

重光兄的一生，大體分為：〔一〕出任民意代表——臺灣第二、三屆省議員，都以高票當選，曾撰《議會八年》一書，以見其對地方建設的意見。台北市升為院轄市後，復為首屆台北市議員，女公子玉梅為現任台

北市議員，可謂家學淵源，其來有自。執政黨以其有功黨國，延聘為中央評議委員，並膺選第二屆國大不分區代表。〔二〕兼擅貨殖經綸——他退出議壇後，先創協榮航業公司，專營貨運，與印尼簽訂運輸木材合約。民國六十八年，主持養樂多公司，一展經綸長才，人知養樂多，便知重光兄。不久，成立養樂多文教基金會，與他後來八十歲壽誕時所設的財團法人陳重光基金會，都是欲以取之社會，回饋社會。〔三〕參與國民外交——中日斷交前，我駐日新任大使呈遞國書，擱置數週無下文，重光兄適在東京，得知此事，因與外務省有舊識，一通電話，日期即告確定。斷交後，參與亞東關係協會各項活動，其他如主持高爾夫協會、棒球協會、槌球協會等活動，參與國際比賽，亦與推展國民外交有關。〔四〕熱中社會活動——民國三十六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我在臺灣親睹這幕悲劇，而他在上海曾與台籍耆宿楊肇嘉等人士由南京組團返台撫慰傷患。半世紀來，他所參與的各種社會活動，從教育、金融、媒體到體育，都曾擔任性質不同的領導人，據估計他有七十多個頭銜。且曾主持軍人之友社，募款勞軍。

重光兄與我同事，始於民國七十九年冬，他接任臺灣電視公司董事長，

我則任常駐監察人。不久，與我同時受聘為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召集人，那個小組，先後一年，每月至少與學者專家們開會一次，輪流作東餐敘，研究小組編撰調查報告告竣後，繼以成立建碑委員會，復設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研商受難家屬補償及有關事宜，我們都曾共同參與，數年於茲，二人總算為二二八事件出過心力。而今他已離我遙遙而去，想到他與我同庚、同屬肖牛、彼此曾以牛的精神相互期許時，不禁如曹丕感舊時所說的「既痛逝者，行自念也」，頓生無限感觸。

重光兄的行事，如說是寶島的怪傑，的確十分傳神。他有開廣的事業心與企圖心，輕財尚義。但是，他的作法，經常不按牌理出牌，不太重視制度與規章，率性為之，如脫韁之馬，他在台視四年，業績不錯，但若干措施，難免欠缺周延。當他去世前兩日，我去榮總探病時，勸他多聽醫生的話，按時服藥，而他仍像往日一樣的固執，不肯聽話。當我告別時，他還是以台視近況頻頻相詢，對台視依然十分關切。

重光兄過去曾被人謔稱為「脫線」，因為他的交遊太廣，為事業忙，為

交際忙，忙得不可開交，到處都留下了他的清癯面影。所以，凡是有他參加的宴會、約會，幾乎很少準時光臨，不是缺席，就是遲到，「脫線」便成爲衆口一詞的標籤，最具代表性的，莫如他在任省議員時，某次邀請周至柔主席在其寓所晚餐，不料周主席應約抵達時，他卻忘了回家，流連於淡水高爾夫球場，「脫線」之名，從此傳爲美談。

重光兄與民進黨領導階層諸人士多有舊誼，民國八十一年，民進黨發起四一九總統直選大遊行時，朝野情勢緊張，警民幾至衝突。重光兄日夜奔走協調，始告平息。

重光兄離開台視後，總統府聘爲國策顧問，以酬其對國家的貢獻。台視自民國五十一年創辦起，董事長從林柏壽、許金德以迄簡明景先後作古，當時問疾蓋棺，我都身歷其境。如今又爲這位已離職的董事長哀悼，人生莫測，能不愴恨。

(原載八十七年四月五日中國時報)

有專業觀念，有國際眼光

——王惕老的為人與做事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聯合報系創辦人王惕吾先生與我是同庚，他比我長一個月，所以我平常稱他「惕老」，他是民國卅七年擔任軍方重要的任務來到臺北，我是卅四年奉中央社的命令到臺灣來採訪新聞，所以我到臺灣的時間比他早。

惕老卅七年申請從軍中退役，卅八年創辦民族報，到四十年，結合了全民日報、經濟時報、民族報三個報，改為聯合版；到四十二年，由聯合版改為聯合報。聯合報由那個時候開始，她的特色有兩點：一個是注重社會新聞，那個時候黨報、官報受了若干約束，因為聯合報注重到社會新聞，所謂社會新聞並不是黃色新聞，所謂社會新聞是老百姓要講的話，讀者應當知道的權利，聯合報盡到這個責任，所以發行一日千里。

他注重到發行、廣告

聯合報的成功，當年主要是惕老他採取一種企業化的精神、科學的管理。這些，當初新聞學系、辦新聞教育的人都忽略了，只注重到編採、言論，在報業管理方面有些疏忽的地方；中國幾十年來，辦報最大的毛病就是文人辦報，最後都關門了，惕老很早就注意到這一點。

分類廣告是由聯合報開始的。惕老常常跟我講，辦報如果發行沒有打開，當然不會有廣告，所以他注重到發行、廣告。

我這裡舉個例子給各位聽聽，跟我同一天到臺灣的臺灣省議會第一任副議長李萬居先生，他到臺灣來的時候是接管新生報的前身報業，以後改為新生報，他是新生報第一任的負責人。那個時候，萬居先生因為做人非常和氣，喜歡朋友，新生報由一開始幾百人，到他接手以後變成一千多人，人事的包袱由那時候開始了，財務的危機當時還看不出來，以後慢慢才知道。到了魏道明先生來接省政府主席的時候，新生報改組，萬居先生就由新生報撥一部分機器辦公論報。各位，萬居先生是青年黨黨

員，是黨外人士推薦的，公論報的言論各方叫好，但是公論報財務制度、人事制度、報業管理都沒有，最後公論報就關門了。有一天我遇到萬居先生，因為我跟他同一天來（臺灣），他年紀比我長，我跟他講：「萬居兄，你拿一個金飯碗到處要飯吃。」有一件事我可以今天跟各位報告的，當年公論報要辦一個「臺灣年鑑」，只有這麼一句話，因為萬居先生是副議長，各方面的朋友很多，有任顯群先生幫忙，省營事業各單位答應協助，但錢先付，以後再出臺灣年鑑，結果臺灣年鑑也沒出。這是舉一個例子，用紙很困難，中興公司紙先給，也沒有起色。這是文人辦報一個例子，這是李萬居先生給臺灣辦報的朋友一個很大教訓。

企業化、科學管理

我記得有一年記者節，那天晚上餐會吃飯的時候，我見到臺大的校長傅斯年先生，我說：「傅校長，我跟你建議一件事。」他說：「什麼事？」我說：「臺大是不是可以辦新聞學系？」他馬上否決掉，他說：「新聞沒有學術基礎，不需要辦。」各位，今天在臺灣，有九個大學辦新聞學系，一共有八個新聞研究所，媒體一年的廣告費八百億，政大有

廣告學系，文化大學有廣告學系，這是當年惕老有這個眼光，今天都兌現了。所以惕老這種企業化、科學管理，當年他就有這種觀念，所以聯合報能成功，這是一點。

第二點，他有順乎潮流的觀念。譬如說，民國四十二年辦聯合報，五十六年辦經濟日報，六十七年辦民生報，七十七年辦聯合晚報，這是在國內的；這些報紙都是專業報紙，今天要辦報紙一定有專業化的報紙，這個報紙才有前途。

此外，除了國內之外，聯合報系還辦國外的報紙，惕老六十五年辦美國的世界日報，歐洲日報是七十一年辦的，七十五年辦曼谷的世界日報；惕老有這種國際化的觀念，將中華民國的文化輸出國外去，惕老的觀念一種是專業化，一種是國際化，這是了不起的。

他是民主的鬥士

第三，惕老是民主的鬥士。民國卅九年，惕老參加陽明山第一次會談的

時候，極力主張要廢除報紙節約用紙辦法，那個時候因為政府爲了外匯，不准買外國的紙進口，都靠中興紙業公司供應，所以報紙的篇幅受限制，所以那個時候他就主張一定要廢除。

四十七年政府要修改出版法，惕老反對，聯合報寫了九篇社論，反對到底，他對報館同仁講，他寧願報館關門，他可以犧牲，言論自由一定要維護，他領導向有關方面抗爭。各位，今天享受新聞自由，國際上對我們臺灣沒有人權問題的批評，惕老的貢獻很大，到報禁開放，惕老也盡了很大的力量；所以今天大家享受新聞自由，惕老當年的貢獻甚大甚大，所以他可以說是「民主鬥士」。

第四，惕老能夠用人。有人告訴我，名作家高陽，我也經常和他見面，他是名士派，他寫的長篇小說，有的時候，明天要交稿，他還交不出來，惕老交代報館準備辦公室給他，稿費預先給他，個人財務問題也給他解決，給他很多幫忙，希望他安心寫作。高陽以後有很多的作品，寫了那麼多，惕老對他的幫忙甚大。

除此之外，我今天再舉一個例子，我在中央社服務了相當久的時間，當年中央社最盛的時候，紐約分社的主任湯德臣先生，現在還在，九十多歲左右，有一天會計主任拿批薪水的公文請蕭同茲社長批，蕭批湯的薪水比他自己的還高，會計主任就問：「蕭先生你是不是寫錯了？」他告訴會計主任說：「沒有錯，他在國外所負的責任，比我做社長的責任還大，他薪水應該比我高。」

各位，惕老寫了一本書《我與新聞事業》裡邊講，他在報館裡說：「我是資深記者（就是我們說新聞界的老兵），不管是社長也好，總編輯也好，總主筆也好，都是記者，記者地位跟大學裡的教授一樣，大學的教授不一定比校長、教務長、訓導長差。」從這一點可看出惕老對用人、愛才、惜才的風度、胸襟，值得我們欽佩。

還有一點，惕老是軍校出身，當年中央社社長蕭同茲先生，是長沙工業學校出身，中央社在抗戰勝利以後到南京，全國各個省會都有中央社的分社，在莫斯科、倫敦、紐約、華盛頓、東京、馬尼拉、馬德里都有中央社分社，那時候工作人員到了三千多人，只要有一個消息告訴中央

社，全世界都知道，如果國內辦報沒有中央社的電訊，報紙很難出版，當年都是靠中央社的電訊。

天天在打仗，天天在吃苦

現在聯合報系一共有七家報紙，可以說，只要有太陽出來的地方，聯合報都在發行，聯合報系是日不落的報紙，這個影響是替中華民國在海外致力中華文化宣揚，盡了最大的努力。所以說，這幾十年來，以前有蕭同茲先生，現在有惕老，他們這前後兩位都是現在中國新聞史上兩位奇兵，真是了不起！

惕老是軍人出身，他從來不講廢話，也不多講話，跟他講話很嚴肅，他所講的話言必有信，都是兌現的。惕老辦報是「正派辦報」，做人不講廢話，規規矩矩。

報紙的存在只有一天。今天努力，明天報面出來，成功；今天不努力，明天就失敗。在軍事方面來講，不可能天天打仗，但是辦報天天在打

仗，如果你今天不努力，明天就失敗。惕老這四十幾年，主持這麼大的事業，除了報紙，我知道還有出版社、通訊社、基金會，很多社會事業，他做了很多，他天天在打仗，天天在吃苦，所以今天才有這樣大的成就。

我想，惕老，你現在雖然遠去，但是你的爲人、你的成就、你的精神，永遠在我們心中，你的接班人個個優秀、個個理想，所以，你的事業一定是永久留在人間。惕老，你可以安心了！（世新大學董事長葉明勳先生講、記者林珍良整理，標題爲編者所加。）

（原載《王惕吾先生紀念集》）

感懷3集 推介篇

流水高山心自知

——預祝陳立夫先生壽晉期頤

前總統府資政執政黨大老陳立夫先生，月前由美返台靜渡九秩晉八華誕，轉眼即將壽登期頤。立公一生，為國家、為執政黨宣勞盡瘁，從北伐到戡亂，備見宏謀遠略。實際上，立公真正的志趣，卻是教育，為國家百年樹人。

抗戰八年，國家財政萬分困難，政府對教育仍然十分重視。今日很多在學術上卓有成就揚名於國際的人士，幾乎都是在那個艱困的年代所培育，如眾所周知的諾貝爾獎金得主李政道、楊振寧都出身於抗戰時的西南聯大，就是一例。這個關鍵決定於當時在陪都重慶的教育部長陳立公。政府堅持抗戰到底，前方砲火連天，後方絃歌不輟。立公不顧一切困難為國家培育下一代的精英，無論遷校或創校，策劃周詳，不遺餘力。至今猶為人所樂道的，就是政府撥出可觀的經費為數十萬淪陷區青

年設置學生貸金，到大後方就讀無虞學費無著，為國家搶救年輕人。

如今立公已遠離政壇，韜光養晦，怡然自安。他的心情，使我想起曾國藩自況的詩句：「倚天照海花無數，流水高山心自知」。他所主持的孔孟學會、中國醫藥學會，與在臺灣歷史最久、規模最大的財團法人林公熊徵學田基金會，主要目的都是一貫的在宏揚中國固有的文化，與培育後進的有志青年。尤以林公熊徵學田基金會，為紀念台北板橋耆宿實業鉅子林熊徵先生所設，立公擔任董事長，將近半世紀，青年學生廣受其益，獎學金至今受益已逾三千四百多人，包括蕭萬長、宋楚瑜等人。

立公當年離開大陸後，旅居美國那段時期，養雞自遣，未忘將其夙願公諸於世，於是，將過去無暇整理的「四書道貫」一書完稿，旨在重振儒家治世的精神，發揚光大，以他的真知灼見，做了萬流歸宗而有系統的闡揚與分析，堪稱傳世之作。這是一般退休的耆宿們所不能，而立公能之。

高壽如立公，不但精神充沛，而且身體健朗，健談健筆，非一般老人所

及。他對養生之道，主張動其身而靜其心，深諳生理學理。今年蔣夫人百齡誕辰，立公不憚長途勞頓，遠赴紐約祝壽。他所秉持的中國傳統禮俗，並不因時空之變，而有差異，真是可貴。日常生活中見微知著，足為我們典範者，如：

〔一〕平時保持看書的習慣，數十年如一日，每看一書，必貫徹始終，實事求是的探其究竟，從無半途而廢。這種孜孜不倦的科學精神，凡事認真徹底，從不含糊草率，值得我們學習。

〔二〕收到別人的信，無論識與不識，都由自己以毛筆書寫親自答覆，從不假他人之手。這種作風，數十年來，政壇上並不多見，今日官場，更不必談。而且受託或應允的事，必有交代，不是說過就算，敷衍了事。

〔三〕愛護青年，後輩青年如有疑問求詢於立公，事無大小，必然和藹可親的予以指點。而且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從未產生代溝現象。

〔四〕不論參加任何會議或宴會，一向準時蒞臨，從不遲到或誤時，雖是生活小節，但守時就是守信，知其行事之忠與不苟，令人佩服。

我們目前提倡心靈改革，立公這種處世範例，無異社會一股清流。司馬遷以其平生志節，稱為名山事業，自成一家，立公誠當之而無愧。

(原載八十六年十一月八日中國時報)

觀江兆申兄畫一得

我對中國的書畫，有一份執著的喜愛，所以結識了不少藝壇衆所仰慕的碩望之士，江兆申兄就是其中一人。我與兆申兄相識很早，多少年前，已故臺灣耆宿林柏壽先生，某次在陽明山他自己所設計的蘭千山館午宴。館內藏有不少的中國歷代書畫與古玩，足以供人瀏覽。在座有高度藝術修養的張岳軍、蕭同茲、黃少谷、袁守謙、陳雪屏、黃君璧、黃雪邨、莊巖諸先生，兆申兄與我也在被邀之列。柏壽先生備有精美的紀念簽名冊，群賢畢至，足以媲美古人修禊之會。於是，便請黃雪邨兄爲簽名冊題一小引。雪邨兄虛懷若谷，自謙兆申兄勝於己，推薦兆申兄以自代。兆申兄推辭不允，不願強拂其雅意，便對客揮毫寫了簡短的小引，不但筆勢清逸，文亦典莊，實爲應酬文中之雋品。兆申兄捷才，與腹笥蘊藏之豐，曷克臻此。柏壽先生爲當時故宮博物院管理委員會委員，有稽古之癖，且饒有鑒賞力，曾以珍藏歷代書畫三百餘件寄存於故宮博物院，並撥新台幣一百萬元，作爲保管費。對兆申兄自然有極高的評價，從此我們互有交往，得以欣賞他的傑作。

我認爲中國的藝術從書法、繪畫、音樂到戲劇，都含有一種靜態之美。我們習聞觀摩古人遺墨，稱爲讀帖一語，意者觀帖亦如讀古文，不能遊目而過，須從其中潛心的、細心的體會領悟，始能窺其堂奧，見其神髓，冥冥中庶可與古人神合。其實欣賞名畫，何嘗不是同樣的有此感受，這種感受，就是我在兆申兄的山水畫中摸索得之。我雖不懂畫，但面對著申兄的作品，心胸豁然開朗，如有一種逼人的氣勢，環繞著我，使我排斥現實這個塵俗的世界，跟隨著躍進畫中所指引的另一個沒有污染、沒有煩囂，也沒有虛偽的空靈、清淨的境界。這是形而上的境界，那裏令人神往，令人流連，盤桓整日，可以忘我。真像陶淵明所說的復返自然，如用一個靜字，大致可以勾勒了當時我心情所享有的感受。因為這不是快餐，也不是速食麵，這是需要像讀帖一樣的慢慢地將自己牽引了進去。

一個成功的藝術家，不但是有積厚的功力，也是見乎天縱其才。兆申兄倚馬可待的捷才，上述只是一例。不久以前，我曾向兆申兄笑稱孫兒生肖屬虎，能否賜繪一虎。於是他迅速地爲我畫了一幅虎。後來始知他從未畫虎，虎也從未出現於他的筆下，有此肆應之才，令人為之折服不

已。

此次香港所舉辦的太古佳士得 (christie ' s swire) 秋季拍賣會，兆申兄所作的「溪亭話舊」，已與吳昌碩、張大千、徐悲鴻諸名家的作品，並列為中國近代字畫拍賣的目錄，足徵實至名歸，備受國際藝壇的肯定。這是我們樂聞，也是必須向兆申兄致其敬賀之忱的。

(原載七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自立晚報)

生活就是教育

——寫於朱秀榮校長畫展前

我們生活於這個多元化的開放時代，動的一面，呈現著尖銳的、詭譎的、暴戾的、憤忿的各種難以壓抑的情緒。而靜的一面，卻缺少祥和的、謙讓的、溫靜的、純樸的為人嚮往的最美畫面。

自然，此與社會風氣有關，風氣的形成，牽涉面極廣，主要是受社會結構的轉型與時代潮流的衝擊，使人聯想到教育問題，我們如從道德層次來看問題，道德教育無疑的是最重要的一環，內涵也包括人格教育、生活教育。教育是無法速成，也無法單憑汗牛充棟的教材，或專家學者的高論，便可奏效，必須長期在生活中接受潛移默化，積年累月逐漸的培養，而且離不開生活，生活無形中便有潛在的影響力存在。感染所及，可以為善，可以為惡。所以說，生活就是教育。

在臺灣教育界中我所認識的人，朱校長秀榮博士雖以創辦再興學校，成績卓著，為社會各界所周知，但她的教育理念，因篤信天主教，以愛為其中心，特別重視生活教育。對學生的生活，極為關切，而且課餘充分給予活動的空間，從辦雜誌、組織球隊劇團，以至音樂技藝各種的活動，都分別由老師給予輔導，並加鼓勵支援。在生活教育上不惜投下很大的人力與財力。所以，再興的學生，能讀書，也能參與各種活動，有嚴肅的一面，也有活躍的一面。而朱校長本人是嚴師，也是慈母，走出辦公室，生活便走入另一個屬於美的世界。這個世界，就是我們所嚮往的靜的一面，有祥瑞、有溫馨、有純真、有喜悅，從平劇到繪畫，在她的生活領域，沒有年齡，沒有階級，充滿著美與活力的結合，無異為學生們上了最豐富、最真實的生活教育的一課，這是課堂上所未見的。

朱校長的篤愛平劇，因她久居平津，親炙日久，遂成所好，尤擅青衣，如四郎探母、紅鬃烈馬、西施等劇，都曾公演。至於繪畫，師承已故畫壇大師黃君璧先生，大師自署畫室為「白雲堂」，對朱校長則贈以「興雲堂」之名，「興雲堂」者，無疑是寄以薪火相傳的厚望。朱校長去年所印的畫集，命名為「興雲堂畫集」。今年為朱校長八秩大慶，國父紀

念館與太平洋文化基金會爲表祝賀之意，特訂於本（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六日在國父紀念館逸仙廳舉辦朱校長山水畫展——其實，花卉亦爲朱校長所擅，洵爲盛事。

我不諳丹青，但每次暢覽朱校長所繪的山水時，如有重臨故國山河，舉目蒼茫的感覺。那種磅礴逼人的氣勢，深邃偉岸的山光，凝碧悠遠的水色，蒼蒼沉鬱的樹影，古樸清朗的房舍，無論淡妝濃抹，都在勾勒著天地造物之美。縱目神遊其間，不但可以怡心，也可以養性。幾年前，我在欣賞君璧先生的山水畫時，也有同樣的感覺。興雲堂之稱，當非溢美之詞。

於是，使我豁然如得啓示，生活是教育，也是藝術，能否領略藝術之美，兩者差異，實有霄壤之別。我們的生活，如都能得此境界，人間的暴戾可以消弭於祥和，憤怒可以化解於謙讓，那麼和諧，那麼清純，將是我們共同所期待的。

（原載八十四年七月二十日中央日報）

我看「新聞鏡」

辦雜誌很難，有人戲稱，如要使人破產，最好讓他去辦雜誌。回想三十多年前，文星雜誌創辦時，我曾任發行人，當時的感受，使我深切的體驗此語不虛。一份好的雜誌，除了充裕的財源，叫座的內容，與廣大的讀者之外，非有鏗而不捨，不避萬難的執著精神不可，這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雜誌種類很多，如屬專業性的，其持久的難度較之其他一般性的雜誌為尤甚。因為專業性的層次較高，範圍較窄，內容不同於那些譁眾取寵，投讀者所好的刊物，自然銷路直接的、間接的都受到了影響。而專業性的雜誌，屬於新聞類的應該是最難、最不易辦的一種。因為我們這個以經濟掛帥的社會，新聞性雜誌生存的空間並不是很寬廣的。所以，我很欽佩冠玉兄的才智與魄力，他一生從事新聞事業，從報館的桌上走到教室的檯上，一心一德、一以貫之，始終不走第二條路。五年前，復以有限的財力、人力，不畏困難的創辦了獨樹一幟的「新聞鏡」周刊，不僅

為新聞界生色不少，也為新聞界增加了一個寫作的空間，讓新聞界朋友們能有屬於自己的鏡子，可以照照自己，長處在那裡，短處又在那裡，這是創舉，別人很難望其項背的。

五年來，我始終是「新聞鏡」的忠實讀者，每次看到它，便像看到許多新聞界朋友互聚一堂，互通心聲。它的功能，我認為至少具備下列各點：

〔一〕這是專業性的雜誌。

〔二〕這是教育性的雜誌。

〔三〕這是歷史性的雜誌。

〔四〕這是趣味性的雜誌。

新聞之學，涵蓋面極廣，過去我們的社會分工不細，也談不上什麼多元

化。新聞在大眾的心目中，無非單純的只憑記者手中一枝筆，能寫評論，能寫報導，別無所求。如今則不然，新聞所衍生的問題很多，最明顯的如發行、廣告的業務，便須具有專業性的學養，始能為之。「新聞鏡」中有時也可看到類似這種專業性的文章，或從其他紀實或檢討的論述中，亦可觸類旁通，舉一反三的獲得專業性的知識。

其次，教育性的問題，記得四十年前傅斯年先生擔任台大校長時，我是臺灣省記者公會的理事長，有一次記者節的餐會上，傅校長也應邀參加，我便向他建議台大似可增設一新聞學系，為國家培育新聞專業人才。他的答覆是恐學術基礎不夠，師資困難。目前各校設有新聞學系的雖多，但新聞是一門知行合一的學問，學校所習還是不夠的。「新聞鏡」在此，無異已肩負著社會教育的任務，很多涉及實務而有指導性的文章，使讀者如啓茅塞，心領神會，補其不足。

再說，「新聞鏡」經常刊載一些新聞界老一輩的回憶錄，那裡都與近代史息息相關，從個人的工作經驗，可以尋覓到時代的動脈，此不僅增加讀者的閱歷，很多新聞史料，也可從此蒐集。

至於趣味性，如糾正各報標題或文字的疏失，以及富有意義的統計，讀來都是趣味橫溢，也可作為從業人員的借鏡。這些疏失，不難經常發現，但過去很少提出來討論，可以使人取以自律，其獲益自然不止趣味而已。

所以，「新聞鏡」是一份多元化的雜誌，剛柔兼顧，學驗俱豐，從業人員可以視為備忘錄，可以整容，可以隨時檢討得失。圈外人士則可從此窺見新聞界自我所設的天地，增加彼此的認識，實為一項前人從未開創的貢獻。

(原載八十二年十一月一日新聞鏡周刊)

感懷3集 新聞篇

談信諾

——新歲爲新聞界獻辭

我們中國人最重信諾，認爲人無信則不立，古代具有一諾千金的美談。過去農業時代，對於信諾，彼此都能相沿成習，只要說過的話，都能守信。所謂「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並不講究契約之類的行爲。不知始於何時，這種美德，社會上隨同固有的道德破產了，不僅口說無憑，連白紙黑字的文書，也視同廢紙。

這裏，使我想起來台五十年，足以爲人讚佩的兩位人物，一爲故總統嚴靜波先生，一爲故司法院長黃少谷先生，兩人對我亦師亦友，舉凡政局動態，人事脈絡，對我都能毫無保留的分析。但是，必須堅守信諾，決不輕易對外透露。聆聽之餘，我未敢背信，所以，所獲資訊的豐富及其正確性，常爲人所不及。記得抗戰時，大公報總主筆張季鸞先生，他當年常爲蔣委員長所約談，蔣公對他剖析時局，亦無保留。但張氏堅守信

諾，從不對外透露，亦不以此自炫。故其所撰社論，瞭然於胸，中肯深入，恰如其分，季鸞先生亦被新聞界奉為泰斗。大公報言論，遂被稱小罵大棒，立場客觀，為國人所讚許。

談信諾，使我想起另兩位人物，就是李萬居先生與鄭彥棻先生，李萬居是首任新生報社長，也是首任臺灣省參議會副議長。三十四年光復後，與我同日來台，為人敦厚平易，有求必應。他的口頭禪，見面愛講請人吃飯，但很少兌現。鄭彥棻歷任僑委會委員長、司法部長、總統府秘書長。當任委員長時，每次歡迎回國華僑，同樣的一句口頭禪，就是請你吃飯，僑胞們信以為真，喜出望外，結果同樣的跳票。這是患在我們的習俗，往往多禮而不求實際，請吃飯，是禮，不兌現，這是失信，其嚴重性較之失禮實為尤甚。兩人似乎並未注意及此，我們如以此月旦其人，自然以瑕掩瑜，反而有損他的形象。信諾之關係大矣哉！

環顧當前多元化的社會，不少知名人士，經常信口開河，出語輕率，似乎事前未曾深思熟慮，失信於人的嚴重後果。信諾破產，必起爭端。手執春秋之筆的輿論好友，豈可不慎？

(原載八十六年元旦自立晚報)

新聞約束

——由蕭故社長的風度談起

新聞界耆宿中央社故社長蕭三爺（同茲）於抗戰期間，中央社總社由南京遷往陪都重慶時，三爺身兼執政黨中常委，每週常會後，中央社照例發佈新聞稿，並列舉出席要員，如汪精衛、張群、吳鐵城、孫科、陳立夫等人，三爺雖經常出席常會，卻囑咐編輯部寫新聞稿時，除非有他的重要發言，勿將他的名字列入。謙沖自牧，此與一般汲汲於見報，沽名釣譽的人，大相逕庭。

臺灣光復之初，黨國元老居覺生（正）初次蒞台，前往松山機場迎接者，除行政長官陳儀、省黨部主委李翼中等外，警總高參黃國書（尙非立法院長）亦在場。翌日中央社所發新聞稿，歡迎行列未將其名列入，他在閱報後，一早便到舍間，不悅地問我（時為台北中央社負責人）：

「什麼地方得罪你？」令人啼笑皆非。回顧今日，我們在新聞界所看到

的報導內容或畫面，彷彿仍有兩類人物，他們只顧自己，從未考慮到為人的風度。一類是顯耀個人，只希望記者先生們在採訪顯要人物時，也讓他沾到一分光彩，那種攀龍附鳳，如蒼蠅逐臭，爭先恐後搶鏡頭的醜態，周圍的人，稍一不慎，便有被撞倒之虞。另一類是記者先生們護主心切，只要這條新聞與自己的老闆有關，必然為他保留空間，或將大名寵列於所報導的人物之上，或將容貌身影周旋於顯要人物之旁，上下顛倒，主副莫辨。老闆們有無此心意，則不得而知。一言以蔽之，都是虛榮心或奉承心理作祟。古人有言，三代以下未有不好名者，豈屬薪火相傳，留此後遺症！

(原載八十六年十二月廿四日自立晚報)

差之毫釐

李總統最近接受華盛頓郵報的專訪，所稱主權獨立的國家，指的是中華民國，不料該報誤為臺灣獨立。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引起舉世關注。像這種錯誤，構成傷害，實非意料所及。過去亦曾數見之，記憶所及，如：

〔一〕四十多年前，漢賊不兩立，「中央」與「中共」兩字，不僅不容混淆不清，也是錯誤不得的。新聞界數位負責人便因報刊將「中央」誤排為「中共」而遭殃，至今引為談資。

〔二〕民國四十年，我接任中華日報社長後，不久大陳島便告撤退，大陳義胞「抵」達基隆的新聞，社方報導的標題，竟出現「押」抵字樣。大陳義胞群起抗議，來勢洶洶，紛紛掛電話到報社與我的家裏責罵，說盡粗話。

〔三〕中華日報第一版標題，某次竟將「蔣」總統三字誤為「菜」總統，此在當時是一件錯不得的大事。幸而廠方領班及早發現，一清早便掛電話給我，未及盥洗，便趕到印刷廠，改版再發行，總算有驚無險。

〔四〕相傳清乾隆時，有一庸醫求贈聯於紀曉嵐，紀詼諧成性，文名籍甚，他引用孟浩然的詩，將「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改為「不明財主棄，多故病人疏」，一字之差，成為古今笑談。

所以，從說話到文字，一點草率不得。無論什麼人，如漫不經心，隨興而發，造成若干差錯，再請傳播媒體更正，所見無非躲在那些巨幅報紙的冷角，「來函照登」幾字，如滄海一粟，效用豈能如遍傳眾口的新聞，受人重視？

(原載八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自立晚報)

為說真話賀

少夫兄來函，為「新聞天地」將出版五十三周年紀念刊索稿。少夫兄厚我，索稿函不遺在遠，過去已數見之，深愧無以為報。此次盛情難卻，特略敘我對「新聞天地」多年的情誼，聊以應命，兼替賀詞：

〔一〕「新聞天地」，我從重慶讀到臺灣，從未間斷，無愧一忠實讀者。

〔二〕先睹為快的年代，當以大陸兵荒馬亂，紛紛避秦之際。立場始終不變，對局勢的分析，內幕的發隱，精彩大文，尤為愛讀。如今視之，都是最好的歷史文獻。

〔三〕目前香港回歸，五十年世局變遷，人事滄桑，雖都成為眼底雲煙，但「新聞天地」的特色仍在，就是能說真話，敢說真話，說心裏的話。曉以利害，正義昭然，親切而饒有情意，妙文共賞。

〔四〕少夫兄每期的「我心皎如明月」，使我聯想起魯迅的〈兩地書〉、郁達夫的〈日記九種〉，異曲同工。但願永不停筆，壽逾期頤。

說真話，最爲大眾所樂聞。「新聞天地」具有史識史膽，當以自期。

(原載八十七年元月號新聞天地)

感懷3集 選舉篇

假如「彌勒佛」也參選

臺灣各處的大小寺廟，進門便可看到笑咪咪的彌勒佛，迎接香客，佛身的兩旁，經常掛著「大肚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開顏常笑，笑世間可笑之人」之類的對聯，對眾所歡喜的彌勒佛，十分傳神。像這樣笑口常開，大肚能容，終年不發一語的菩薩，佛力無邊，假如參加此次省市長選戰，結果將如何呢？我想：大肚，必然能容很多誣衊毀謗的言辭，笑口，也必然能化解很多瞋目裂眦的怒容。身上沒有暴力細胞，一片祥和之氣，滿腦希望的是國泰民安，風調雨順。口袋裏自然也沒有空頭支票。那些標新立異、譁眾取寵，出語驚人，顛倒是非的鏡頭，都不會在此出現。彌勒佛的世界，經年累月，只有默默地為善男信女，修橋鋪路，淨化環境，美化人生，提升精神生活的品質，別的已不再牽掛什麼了。

紛亂的世間，真有這樣寬宏的度量，無私的德澤，正是我們大多數選民所企求的人物，你願投它一票嗎？阿彌陀佛。

(原載八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自立晚報)

認知

——兼談選戰

民國四十六年（一九五七）夏，我應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之邀，參加該院創立五十周年紀念會，在校園小住五天，抵達的翌日清晨，我撥電話住在該校鄰近闊別多年的中學同班同學，擬往敘舊。我萬里迢迢而來，想對方樂於相晤，不料竟因夫婦都在上班，表示歉意，望我改到週末。後因迫於行程，趕往芝加哥作罷。這件小事，四十年來，至今耿耿於懷。像美國這樣現代化的國家，彼此忙於生活，凡事不能只顧自己，不預先計謀，必然失望，這是認知的差距。

這裏，使我聯想起最近寶島縣市長選戰的熱門話題，亦屬認知的差距。執政黨選前預估可贏得三分之二的席次，在野黨約可達到一半左右的成績。結果適得其反，執政黨潰不成軍，在野黨贏得意外。執政黨此次敗選，怨氣沖天，哀聲載道，如喪考妣，未免失常。兵家論戰，勝負常

事，此次敗選，如初期癌疾，立刻進行手術，未嘗不能否極泰來，由危機轉為生機，何必悲觀絕望，問題仍在「認知」徹底到什麼程度。時間不多了，執政黨先進，覺悟吧，醒來吧！

(原載八十六年十二月六日自立晚報)

我和臺北市長的幾段情

——憶舊談新淺述

自從馬英九宣佈參選臺北市長以後，來勢洶洶，年底臺北市的選戰，一夜之間，炒得熱滾滾。

筆者居住臺北市已經超過五十年，可說是老市民之一，如談光復後臺北市的往事，歷歷在目，尤其是歷任市長多少都有交往，論及人事變遷，令人真有談天寶遺事的感慨。

首先談談市長的歷史：

〔一〕市長從第一任黃朝琴到現任陳水扁，先後共十九任。

〔二〕前九任從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一日至五十六年六月三日，屬於省

轄市的市長，其中前四任爲派任，後五任爲民選。

〔三〕後十任從民國五十六年七月一日起改制爲院轄市派任的市長，共九任。第十任又改民選，即今陳水扁。

〔四〕歷任市長先後十六人，計黃朝琴、游彌堅、吳三連、項昌權、高玉樹、黃啓瑞、周百鍊（省派代理）、張豐緒、林洋港、李登輝、邵恩新、楊金欉、許水德、吳伯雄、黃大洲、陳水扁。

首任黃朝琴市長，後來也是臺灣省議會首任議長，於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五日隨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前進指揮所，由陪都重慶與我同日搭乘美軍專機飛抵臺北，他是外交部特派員，而我是中央社特派員。他的原職在外交部，借調兼任市長時間只有兩個月。當時臺北市是一個戰後滿目瘡痍的城市，人口僅約二十餘萬，全市私車不到三十輛，百廢待舉，景色蕭條。兩個月的市長，備著辛勞，連市府的地址，幾經周折，始借到長安國校。日據時代的市府稱爲市役所的舊址（即今行政院），因總督府戰時被盟機炸毀，行政長官公署需要較具規模的處所，市役所舊址已先被

使用。黃市長戰前曾任舊金山總領事，爲人豁達，當時市府沒有關防，上級也未頒發，還是他臨時找人雕刻應急的。這顆富有紀念性的印，比行政長官公署的印信還要大一些。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一日，這是臺灣光復後首任臺北市長蒞任之日，意義非凡，當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在長安國校陽台首次升起時，我是市府的第一位賀客。

繼黃朝琴之後，吳三連爲第三任市長，三老爲臺籍大老中我所敬重之一，從三十九年二月至同年十一月政府派三老爲市長，四十年二月至四十三年六月，則爲選任市長，當時省主席爲吳國楨。三老雖爲無黨無派，但競選時卻爲執政黨所支持，執政黨黨員故國大代表林紫貴，因不聽從黨中央指示，擅自與三老競爭抗衡，林爲閩籍，又先後出任臺灣省首任宣傳處長及魏伯聰（道明）主席時的新聞處長，能言善辯，且諳臺語，活動力強，各方關係良好，遂自恃非競選到底不可。當三老在中山堂發表競選演說時，林紫貴前往鬧場，三老泰然自若，不爲所動。

林紫貴與我爲閩籍同鄉，又屬新聞界多年老友，當時黨中央秘書長張曉峰（其昀）曾多次約見紫貴兄，勸勉有加，且復親往林家，申述中央何

以支持吳三老的原因，但都無結果。後來曾囑我從旁出力，仍然無效。紫貴兄從此宦途多艱，殊為可惜。

高玉樹任市長，係省轄市時代，時在民國四十三年六月至四十六年六月，五十二年六月至五十六年六月，先後兩度當選民選市長。五十六年改制為院轄市後，政府派任首任市長，歷任市長十六人中，先後達十二年之久，任期最久。

過去市府秘書長一職，在省轄市時代，規定由省府指派。高玉樹當選後，所提人選，未為當時省主席黃達公（杰）所接受，而省府所提人選，又不為高市長同意。於是，形成僵局。後來由老總統蔣公選定革命實踐研究院優秀學員考試院高級幹部余鍾驥（曾任執政黨臺北市黨部主委），交由現任總統府資政前黨中央組工會陳建中主任出面協調。建中兄認為我與黃達公、高市長都有私誼，邀我從中斡旋促成。我先後在舍間曾邀約高市長、余鍾驥會面五、六次，終於由交友而同事，鍾驥兄接任秘書長後，數年之間，合作無間，我總算交了差。

半世紀來，臺北市人口由二十餘萬增至二百七十餘萬，私人車輛由幾十輛增至幾百萬輛，交通捷運，四通八達，高樓大廈，直聳雲天，公共設施、藝術場所，無美不臻，無愧已躋身於國際大都會之林。凡此種種，並不屬於那一位個人的功績。憑心而論，這是歷任市長賣力流汗所累積的成品。

談到年底選戰，現任市長陳水扁富有選舉的經驗，久經征戰，以逸待勞。新黨王建煊財經大才，發兵較早，勤於基層訪問。執政黨馬英九為後起之秀，印象清新，活力充沛，起步雖晚，而後勁十足。三位候選人，年底這場激戰，鹿死誰手，無人能作預測，誰都有勝選的希望，誰也有敗選的可能。頭家市民，眼睛雪亮，這是騙不了的。

筆者願以一介老市民的身分，提出幾點希望：

〔一〕 格局要大，眼光要遠。

〔二〕 競選時，避免人身攻擊，或譁眾取寵。

〔三〕當選後，不要過河拆橋——跳票。

〔四〕敗選後，保持政治家風度。

〔五〕不論誰當選，起碼要做到，市民安居樂業，無怨無恨。

最後我竭誠盼望三位候選人，光明磊落，建立一場漂亮的君子之爭，人人守法，沒有暴力，根除賄選，為臺灣未來的選舉，樹立模範。

(原載八十七年六月十七日中國時報)

冷眼看臺北市長的選戰

——勝負的微妙因素

本（六）月十七日筆者在中國時報淺談臺北市長憶舊，並對候選人陳水扁、王建煊、馬英九有所期盼，近日來感覺意猶未盡，不揣老邁，再嚙幾句：

民國四十三年嚴靜波（家淦）主持臺灣省政時，臺北市長民選，執政黨提名赫赫有名的故省警務處長王民寧。民寧兄和故警總高參國大代表蘇紹文少將同我，都是三十四年十月五日由重慶飛抵臺北的。他們二人同屬台籍軍方將領，民寧兄擔任行政長官公署前進指揮所總務處長，為人純厚耿直，但不擅言辭。

他在競選開始，黨政軍公教人員、工商界大老，四方八面，支持者不少，大家一致看好。

競選對方是無黨籍，由民間崛起的自由人高玉樹，玉樹兄能言善辯，足智多謀，這段時間，不滿現實，人心思變，反黨反政府的言論，如漣漪起伏。高玉樹走遍菜市場，街頭巷尾、車站、工場、醫院及貧民住宅各處，發表他那激情的講演，趨勢對他愈來愈有利。

選戰將結束的前幾天，民寧兄於中山堂對他數百名的支持者宣讀一篇演說稿，義正辭嚴，堂堂皇皇，雖不敢稱為八股，倒是一篇好文章，演講完畢，全場照樣鼓掌如儀。

民寧兄患有高度近視，因出身軍方，為保持他的威儀，很少戴眼鏡。對於眼前景物，如霧裡看花，視而不見，別人對他打招呼，經常缺乏反應。就在中山堂舉行競選演說後，若干人近在咫尺和他打招呼時，都視若無睹。筆者親耳聽到有人這樣說：「如此傲慢的人，為什麼要投他一票！」其實，這是近視遭殃。後來競選失敗，與此未必有重大關係，但忽略小節，難免因小失大。回憶往事，在這裡我仍為民寧兄大呼：「天啊！冤枉。」

選舉結束，高玉樹意外當選，王民寧意外挫敗。當天下午，負責選務當局，遲遲不宣佈，大批支持高玉樹的民衆，包圍執政黨中央黨部。蔣公總裁聞訊深夜趕到，聽取簡報後，作了明智的決定宣佈：「高玉樹當選」，一場風波，乃告煙消雲散。

民國四十六年周至柔將軍主持省政時，富有選戰經驗的臺北市議會議長黃啓瑞，代表執政黨參加市長民選，擊敗高玉樹，連任七、八、九三屆市長。啓瑞兄身材魁梧、酒量驚人。筆者任中華日報社長時，四十四年曾短暫接替連定一（震東）爲董事長。某次宴會，他是主客，遲到頗久，到達時，自稱已跑過十數場大小喜宴，喝了不少酒，大有吃不消的感覺。但爲了選票，這些頭家一家都不能得罪。

以上所舉，從小事到飲酒文化，都是微不足道，一旦忽視，如照臺灣多年傳統的選舉文化來評估，選戰是勝是負，就很難說了。

不過時代在變，選風在變，選民也在變。臺北市的選民，雖不是盡屬第一流的頭家，但知識水準較高，眼睛較亮，已經不是隨便拉拉手，乾幾

杯，就可贏得他們的選票。市民所盼望的是你所提出的美好壯麗而能兌現的市政藍圖。

其次，就是服務熱忱，真心誠意，為市政打拚，其實，這是候選人必具條件。這裡，讓我插播一段小故事，有一位已去世的某黨政要員，不論任何場合，都會主動向人握手致意，但當他握著你的手時，眼睛卻看到別人，如此推演下去，後來誰也不感到他的誠意，於是戲稱他為「敷衍先生」。候選諸公，今後數月，你們握手的機會，不知凡幾。

最後，我對三位候選人的觀察，就個人因素或政黨使命感來說，新黨王建煊壓力較輕，民進黨現任市長陳水扁壓力較重，而執政黨馬英九所承受的壓力，奇重有些驚人，他從友好長官長期勸說下，千呼萬喚中挺身而出，為市民奉獻而競選，這種無私無我的犧牲精神，值得肯定。如果失敗，個人事小，關係執政黨的天下及未來政局演變，可就大了。至於如何取勝，勝在那裡？我的答覆：「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原載八十七年六月廿日中國時報)

感懷3集 時事篇

招魂

——寄望參與執政黨十五全大會諸賢

民國八十二年執政黨舉行十四全大會的前夕，筆者六月十七日於中國時報以「吾國與吾黨」為題，略就黨的歷史性、黨員的忠貞精神、對國家的貢獻，以及當前有待共同策勵努力，如何開拓新的機運，發抒管見。兩年後（八十四年），臺灣社會秩序紊亂，日益嚴重，所凸顯的泛政治化問題，爭端不已，選舉文化，暴露倫理道德等觀念的鄙劣，大眾則普遍的缺乏憂患意識。乃以「窮則變，變則通」為題，是年四月六日復於該報為文呼籲全黨上下應變。重檢舊作，感慨良多。

如今，執政黨於本年舉行的十五全大會，即將揭幕。首先所面臨的問題，即本土化的色彩為泛政治化所揉和。執政黨並沒有所謂本土化，李總統於八十二年便以兼主席的身分，對黨幹部說，國民黨就是中國國民黨，無所謂臺灣國民黨。執政黨黨員遍佈全球，臺灣有黨員，中國大陸

有黨員，海外有黨員，自由、共黨極權各地區也有黨員，不受空間的限制。一個黨的盛衰，一個家族的盛衰，與一個國家有相似之處，黨、家族與國家同樣的都不能沒有歷史。考試院故院長國父哲嗣孫哲生（科）先生曾說過，亡其國者先亡其史，世界各國未有不知本國史的國民，家族亦然，歷史上多少浩劫，有些家族流亡他鄉，他們的後代子孫，仍未忘懷爲自己家族尋根。我們身爲執政黨黨員，豈能不知自己的黨史。黨史的價值，勝於黨產，超越時代，可以承先啓後，闡揚黨的精神，永垂而不朽，黨可無產，但不可無史。如說執政黨黨史，只見於遷台後數十年，則推翻專制、建立民國、八年抗戰、臺灣光復的光榮歷史，皆成謊言。這種無知，與亡國者並不知已亡其史有何差異？今日執政黨黨員，如對史、對主義的真諦，都缺乏了解，欲談黨的精神、黨的攻策，將何異緣木求魚？

最近執政黨爲修憲參選等問題，衆論紛紜，黨內已出現意見分歧、精神渙散等現象。回顧大陸的失敗，各種因素雖多，但當年執政黨高階層諸公，只為圖私，力量分散，導致民心見背，恐亦難辭其咎。他們多屬權傾一時的廟堂重臣，有的固守現勢，欲以保持實力，有的剛愎自用，味

於時代潮流。前者，缺乏和衷共濟的團隊精神，人心乖離，瓦解整體力量。而後者，未諳民情，未與民意溝通，招致民怨，為敵人所乘。加以投機者敵我不分，從中作梗，對當時大陸的逆勢，構成負面影響，遂使政府積是成非，怨聲載道，形象大損。於是，無論怎樣的努力，都無補於大陸狂瀾已倒的頹勢。

環顧今日的情況，執政黨是否凝聚新的力量，替換新的血輪，塑造新的形象。一個理想的政黨，必須為愛國愛民的廣大群眾所擁戴，黨內精誠團結，一德一心，以黨之憂為憂，以黨之樂為樂，而非操縱於少數人之手，如家庭型態的組織，或如玩牌者仍沉迷於和清一色，豈非與國父天下為公的理想，大相逕庭。半世紀來，黨對臺灣的政治經濟建設，都卓有貢獻，我們當思如何賡續。然而，今日的黨員，似乎已經普遍缺少一個黨員應有的認知，思想、意志、力量，並未臻於融為一體的境界。下列各點，就是常為人所詬病：

〔一〕漠視入黨的理想，以入黨為晉身的梯階，作為某種的投資，對黨的政治理念，並未加深入了解。

〔二〕個人意願極高，爲己謀者多，爲黨謀者少，一切作爲，不屬於一己之私者不爲。

〔三〕未能以恢弘的器度，相忍相讓，容納異己。

〔四〕不顧黨員應有的責任感，拂逆其意，便可任意退黨，造成黨紀蕩然。

〔五〕缺乏憂患意識，流爲利益的結合，影響黨務發展。

一個政黨，一旦如以權與利二者爲追求或結合的目標，決非前途之福。黨員們上行下效，各逞其能，各圖其利，營私妄爲，如此政黨，豈能獲得全民的擁戴與支持。觀乎今日若干黨員，以排除異己，擴展權勢爲能事，汲汲乎所爭者，一言以蔽之，無非一個私字耳。所見者，不爲權所惑，不爲利所動，不爲紛爭所困，不爲形勢所移，仍能爲黨盡心盡力，屹然見其風範，實不多見。

執政黨以穿草鞋起家，富有革命精神，以置之死地而後生成其大業。百年老店，招牌固然響徹人寰，但缺點仍復不少，機器生鏽，運作不靈，都已昭彰在目。今日所為，決不能以苟安為已足，一切須有遠見遠識，非常魄力，洞燭機先，始能完成大業。

國有國魂，民族有民族魂，黨亦有黨魂。國之不滅，民族之不亡，都由國魂，民族魂發為力量。黨之振興，亦由黨魂有以致之。中國國民黨創黨之初，黨員都是充滿血性的男兒，命可奪，志不可移，如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壯烈殉國，就是黨魂發為力量的見證。黨國元老張溥泉（繼）先生，生前以身為中國國民黨黨員為榮，自稱死後墓碑不用別的官銜，只須刻上「中國國民黨黨員張繼之墓」數字即可。這是何等風骨，何等胸襟。教育部故部長張曉峰（其昀）先生，稱讚此老為黨魂與國魂之寄託。此老與台籍先賢《臺灣通史》作者連雅堂先生交厚，當年雅堂先生命子定一（震東）先生（永平副總統令尊）赴大陸，由日馳函西安相託，稱「弟僅此子，不欲其永居異域，命其回國效勞宗邦」。前輩風義，能不令人心嚮往之。

如今，執政黨如何繼往開來，重振黨魂，團結一致，為歷史開創新的一頁。我們只有馨香以祝，魂兮歸來。

(原載八十六年八月十五日中國時報)

相逢一笑泯恩仇

——二二八事件五十周年感言

二二八事件發生屈指已經五十周年了，想起五十年來臺灣政局的變遷，令人無限的感慨。

什麼是二二八事件？真相如何？新生代，多數腦裡一片空白，不知道在那裡可以找到正確的答案。若干人甚至認為這是臺灣光復後的白色恐怖，當作政治籌碼，曲解為省籍問題的流血事件。

解嚴以前，政府唯恐影響團結力量，經常避而不談，於是構成歷史上諱莫如深的疑案，真相不明，是非莫辨，這是令人十分遺憾的事。個人來台已逾半個世紀，因廁身新聞界、親歷其境，不僅目睹當時血淋淋的事實，亦因接觸較廣，自信對此一不幸事件，具有相當程度的認知。民國七十七年二二八紀念日，當無人願談二二八時，特以「不容青史盡成

灰」為題，揭開歷史真相的一面，發表長文，對於此一事件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直言不諱，曾加詳盡的追記。因為歷史決不能因其不幸便留下了空白，成為不可解的謎，也不容後代以訛傳訛的流傳下去。一個新聞工作者，便須有此良知，忠實地向社會交代、歷史交代。

追溯當時，行政長官陳儀，蒞任之日，便對記者說：「我到臺灣是做事的，不是做官的。」因心愛臺灣，不願臺灣受到當年大陸惡化政局的影響，所以，金融方面希望只設臺灣銀行，有異法幣。治安則籌建保安部隊，維持社會秩序。而媒體只設新生報。不料曾幾何時，由於他的剛愎自用，太過自信，導致對外的管道淤塞，政府若干重大措施，都無法與民衆溝通，終於造成隔閡，民怨日深。發生了二二八事件，一場美夢，頓時化為烏有。

我們須知臺灣被日本統治半世紀，日人採取高壓的殖民政策，舉凡思想觀念、文化認知與生活禮儀，都與祖國脫節。光復後，政府接管人員來台，民衆雖掀起歷史所罕見的歡迎高潮，但忽略浩劫之後，民生凋敝，物資貧乏，不是長期被統治下所能迅變的現實困境，於是由熱望的高峰

跌到失望的谷底。而政府基層人員，良莠不齊，所作所爲，又未能協助解決問題，反而助長民怨，乃由隔閡而造成誤會，引起普遍的不滿與怨憤，一旦野火燎原，難以阻遏。二二八問題的內在因素，實肇於此。

日據時代，因台灣同胞反抗，日人大施殺戮，先後竟達二十餘次，其悲慘不亞於今日所談的二二八事件。所以，當時台北市故市長游彌堅，便認爲延平北路查緝私煙，誤傷路人，構成失控的導火線，這是地方事件。大陸各省，亦屢見不鮮，至於省政當局不察實情，措置失當，既未防範於先，亦未疏導於後，以致釀成巨災，爲歷史留下了千古遺恨。

多年來，個人每於二二八事件紀念日將屆時，便在聯想：

〔一〕二二八事件發生前，行政長官陳儀如像今日政府首長，勤於下鄉，接近民衆，到各村里去走走，聽聽民間聲音，重視溝通，了解民情，下情可以上達，是否便可消弭動亂？

〔二〕當年與民衆最接近的基層人員與警察，如能不以官僚式的嘴臉，

人人具有為民服務的熱忱，謙卑有禮的低姿態，是否可以化干戈為玉帛？

〔三〕二二八事件發生前，中央軍如不調往大陸，治安不致陷於顧此失彼的窘態，能如今日偶遇反抗遊行等事件，便像大軍壓境似的嚴陣以待，可以壓倒性的阻撓群衆的蠢動，二二八火燄，是否便可熄滅？

〔四〕省政當局，當年如能廣攬民間及各界領袖人物，容納不同意見，加以安撫，加以疏導，並非動輒以拘捕為手段，是否便可融和民衆情緒，化解暴戾之氣？

〔五〕三十四年十月，行政長官陳儀蒞任時，率領重要班底，多屬福建省政府的江浙舊部屬，為閩籍南洋僑領陳嘉庚所反對。陳儀當時如能重用年高德邵的臺灣大老林獻堂，獻老亦不致抱有失落感，自逐東瀛。或則禮聘本土若干菁英，加入長官公署行列，借重他們的人際關係與才智，為臺灣建設而努力，局勢是否可以改觀？

歷史上令人痛心的傷痕、陰影如何滌去，必須使社會各階層，都能先對真相獲得正確的認知，以冷靜、客觀、理性的判斷力來處理。

回想抗戰八年，我們的炎黃子孫，死傷於日人的槍炮轟炸之下，達四千萬人。時至今日，歷史的仇恨，我們還能存有報復的心理嗎？二二八事件，這是悲慘的歷史教訓，往者已矣，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必須接受教訓，從教訓中去省思、去矯正，懲前毖後，敦睦互勵。每個時代都有不幸的際遇，所差異的只是傷害的程度而已。

解嚴以後，二二八事件在拙文發表後，逐漸地見於傳播媒體的報導，只因事隔多年，新生一代，未曾身歷其境，所知多憑耳食之談，或以備受親友影響，心存偏見，能有公平公正的述作，並不多見。

政府為求安撫民怨，消弭此一歷史情結，民國七十九年由行政院設立二二八事件專案小組，八十年復邀歷史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另設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冀以學術研究精神，廣羅資訊，實地訪舊，撰成報告，公諸於世。八十年又由民間碩宿及受難家屬代表組成二二八建碑委員會，

建立紀念碑於台北市新公園。八十四年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成立，定期開會，處理有關補償事宜。李總統並於八十五年立碑時，代表政府致歉。政府對此一事件，設想周到，情理兼顧，可謂厚矣。

二二八研究小組編撰的報告，雖投下大量的財力與人力，但有人批評偏重本土化，漏敘外省籍男女受難的實況。其實，發難之初，不問好歹，無辜受殃，不少都是外省籍，或因除客死於此之外，多數談虎色變，已返原籍，迄今尚乏人來索取補償。

政府採取各項措施，不惜耗費公帑，主要原因，無非希望臺灣從此在民主政治的旗幟下長治久安，捨棄歷史的包袱，無分省籍，彼此都能和睦相處，坦誠相見，化解多年來為二二八所積鬱的情結。那些不愉快的陰影，也在政府各種安撫下隨而消逝。我們生活於寶島的二千一百萬人，都能和衷共濟，融洽團結，為建設臺灣而努力。

中華民族傳統的美德，就是講究忠恕仁厚，寬以待人，嚴以責己。抗戰勝利後，先總統蔣公時任國民政府主席，高瞻遠矚，為求亞洲永久和

平，消弭戰爭，對戰敗國日本，不咎既往，以德報怨，並未索取賠償，乃使日本在廢墟中迅速復興，就是一例。政府近年來對二二八事件所採的各項安撫措施，實際的效果，個人的希望是正面的，只盼早日貫徹悼念、撫慰、和諧、寬容與團結的願望。

但是，也有一些人或因囿於親情，仍然背負著沈重的歷史包袱，充滿著怨憤，如噩夢揮之不去。這種現象，原屬常情，卻不是為人所願見的。我們居於此，愛於此，二千一百萬人都需共此意願，為大局想，是非亦需從大處看。否則，舊恨新愁，惡性循環，將永無安寧之日。

魯迅有詩：「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五十多年來，我們在這裡經歷多少的艱困與奮鬥，始有今日，我們的情誼何異於兄弟，何況都是在一條船上，豈能歧視，豈能不知珍惜。今日相逢一笑，彼此之間，什麼恩仇都可釋然泯滅於無形了。

(原載八十六年二月廿六日中國時報)

看香港，思臺灣

兩週前，我和內子華嚴應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賢伉儷之邀，同遊香港。小住數日，每日除遊目騁懷於氣勢逼人，高聳入雲，星羅棋佈的大廈外，並可憑窗一窺渺無邊際的海景，與品嚐睽違已久的各類海鮮，滌盡塵懷。

此行又承香港北海集團董事長徐展堂的雅意，接待參觀徐氏藝術館。該館所陳列的若干古物，包括自新石器時期彩陶至清代御製瓷器等多件，美不勝收，均屬私人珍藏，供人欣賞。徐氏以嗜古情篤，抱有發揚中國文化為己任的宏願。我們於此獲睹中華藝術精華，可謂意外收穫。

返臺後，略卸塵襟，回想香港之行，久而不能去懷，尤以下列所述，恍然如歷史重見：

第一，港人群起學習國語——九七後，香港重入中國版圖，如以炎黃子

孫的觀點而言，當然有其歷史意義。一向通用英語和粵語久居香港的華人，現正群起學習國語，這種心情，可想而知。香港不再受英人統治，為適應將來生活實況，必須學習國語。於此使我想起五十二年前臺灣光復的情景，臺胞都為國土重光感激涕零，當時到處懸掛著北京話（即國語）補習班的招牌，無分男女老幼，都在學習國語。他們對重見漢官威儀所掀起的歡迎高潮，為歷史所罕見，也不是今日所能想像的。但是，曾幾何時，繼以神州陸沉，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協防臺灣海峽，美軍相繼出現於臺北街頭，北京話補習班的招牌，轉眼又換成英語補習班。臺港的居民，多數來自閩粵，本土化風尚，相沿成習，自有其歷史淵源。而今有此轉變，顯示我們這個社會充滿著現實感。今之視昔，亦猶後之視今，令人不勝感歎。

第二，大陸來港人士多財——多年來，臺灣前往大陸的人，或探親，或旅遊，不是裝滿著美鈔戒指，就是滿身珠光寶氣，多以散財童子視之，久而久之，醜態畢露，被視為暴發戶，或諺稱為「呆胞」。而今大陸經濟復甦後，若干來港人士，不乏滿口袋盛裝人民幣的財主，他們那副嘴臉，酷肖被譏為「呆胞」的翻版，搖擺於百貨公司之間，買東西不論品

質，只問還有更貴的名牌嗎？港人不諳南腔北調，有時瞠目以對，不知如何回答這些稀有的新貴。

時代在變，歷史不再被拘於原有的軌跡也在變。半世紀來，臺灣光復至今，就是不斷的在變。香港這個彈丸之地，面積僅一、一〇〇平方公里，人口約五百多萬，但其經濟發展，則列為亞洲四小龍之一。九七以後，自亦將面臨變數。臺灣以經歷五十年的日人殖民統治，光復至今，已昂首為民主政治，舉世矚目。而香港則在一八九八年（光緒廿四年）清廷與英人簽訂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後，在西方民主自由的統治羽翼下，經過漫長的一段歲月。將來變局如何？只好拭目以待之。

（原載八十六年四月四日中國時報）

溝通與關說

溝通在民主社會是一項很重要、不可缺少的任務，它的功能是協調，爲人際建立公共關係，促進瞭解，排除隔閡。在聯合國會章中，開宗明義的將這種功能列爲宗旨之一，冀以共同達成友好關係。在中國，這是我們所崇尚的大同世界。就實質而言，溝通需要誠意，需要原則，也需要一些表達的藝術。

在臺灣，溝通似乎更凸顯了它的重要性。光復之初，省政當局與民衆溝通不夠，彼此缺乏瞭解，造成了許多不必要的隔閡與誤會，結果發生二二八的慘劇。後來政府勵精圖治，朝野一致，努力建設，以迄解嚴。從在野黨踔厲風發、百無禁忌的言論，到傳播媒體鉅細無遺、有聞必錄的報導，爲這個多元化的社會粧點了風儀萬千、百鳥爭鳴的景觀。溝通，對人際關係實已成爲不容疏失的橋樑，不但爲我們促進瞭解、排除隔閡、彰顯協調的功能，也爲我們導向開拓和諧團結之路。

但是，溝通也常遭受阻塞，我們不知是否溝通的藝術差了一點，還是忽略本意，往往將溝通與關說混為一談，以致社會視聽大受混淆。須知此二者在本質上是截然不同，溝通乃是善意的、建設性的，譬如民意代表的天職，就是對政府負有為民請命的溝通責任，其事秉公，其詞嚴正，樂民之樂，憂民之憂，心中坦蕩，別無企圖，豈能視為關說。而關說則不然，關說一詞，最早見於史記佞幸傳，謂「公卿皆相關說」，即打通關節之意，後代據以用於圖己利或為他圖利轉託之說詞。何者溝通，何者關說，我們豈能涇渭不分，黑白不明。而今眾議紛紜，未加深究，關說幾使天下滔滔者皆是，偶涉其事，百口莫辯，雖傾西江之水難以濯其污，表其白。於是，廟堂之上，袞袞諸公，聞關說而色變，三緘其口，畏畏縮縮，貽害豈不大哉！

我們置身於冠蓋滿京華的臺北市，紅塵滾滾，眾口悠悠，豈能不知自察，善意的溝通，如被誣蔑為關說，便欲因噎廢食，豈屬正道，質之高明以為然否？

(原載八十三年十一月一日自立晚報)

謀定而動

我們這個多元化的社會，滾滾紅塵，芸芸衆生，從廟堂之上，到里巷之間，或從龐大的工程，到僅需空隙的停車場，或大或小，都產生了一些問題。如細加檢討，不難發現多數出於事前缺乏周詳的策劃與考慮。一旦紕漏出現，千夫所指，百口莫辯，難以遁形，也難以向社會交代。雖欲急謀補救，未免臨時抱佛腳，倉皇失措，人力物力，都構成重大的損失。像這樣未能防範於未然的實例，歷歷可數，大者關係經國大事，小者影響升斗小民。當此人人都有說話自由的權利，如欲杜大眾悠悠之口，不置一詞，不亦難乎？

我們熟聞不打沒有把握的仗，就是處事如打仗，打仗即須有孫子所說的「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的準備。處事不僅需要知彼知己的全盤瞭解，也需要竭智殫慮的全盤籌劃。孔子對季文子的三思後行，亦曾慨然曰：「再，斯可矣」，這個再字，就是處事的要訣。無論世界怎樣的變，時代怎樣的變，科技又怎樣的昌明，處事的基本原則，還是有其必循的軌

跡的。當前問題，如與國計民生是有關的，便須事前廣徵民意，廣集資訊，以民之所憂而憂，以民之所樂而樂，細察得失，研討利弊，透徹入微，切實認真，實事求是，劍及履及，臻於百密而無一疏。一切弊端，自然可減少至最低限度，甚而消弭於無形。

我們今日的處境，需要安定，人民關心的、渴望的也是安定，惟有安定才是最切身的問題。社會如能減少一分糾紛，便可增加一分力量。各方輿論的喧騰，街頭聚眾的擾攘，這些現象所代表的是什麼？無非民怨未泯。凡事只要三思後行，謀定而後動，未嘗不是對症之藥。

(原載八十五年六月十三日自立晚報)

拿得起，放得下

——談爲官之道

不久前行政院各部會人事改組，朝野側目，輿論喧騰，為我們的社會製造了不少的談資，也為我們的官場增加了不少的史料。各方人士，相顧愕然，感慨之餘，未免令人色赧。

報載各部會首長辦理移交時，若干首長有的牢騷滿腹，有的面對著一群送別的老部屬，聲帶嗚咽，手遮淚眼，不勝依依。政府遷台後，行政院的人事改組，至少有十多次，我來寶島五十年，很少看到這種情景。政務官忽上忽落，進退自如，從未聞像今日的首長們那樣情感豐富，洒下了離別之淚。於是，各方議論紛紜，產生兩種不同的觀感。一種是平時首長們對部屬關愛備至，一旦賦別，情所不堪，充分表示同仁之愛。而另一種則認為可能是大功未成身先退，意猶未盡，解釋為戀棧的流露。不過政務官是國家最高層的公僕，並非終身職，留任與否，為平常事。

此在歐美或東瀛政府改組時，不乏先例。我們古代嘗以五日京兆諷刺爲官的短暫，或去或留，無須過分重視，所謂「拿得起，放得下」，面對去留，處之泰然，不以此介懷，不以此喜怒形於色。否則，必將損己誤事，這是一個有智慧的政治家所不屑的。奇怪的是臺灣今日的社會，戀棧不僅見於官方，民間機構亦屢見不鮮，諸如董事長與總經理勾心鬥角，相互傾軋，各不退讓。利之所在，成爲亂源，視富貴如浮雲的人，實不多見。

回顧中國歷史上那些被人稱爲具有古大臣之風的人物，他們公忠爲國，不阿不諛，窮不失義，生死以之的氣概，千載而下，猶令人景仰。如嚴子陵、陶淵明之流，高風亮節，或以顯爵，避而不受，或以嫉俗，不屑所爲。今日政壇，具有這樣的胸襟，這樣的風範，能有幾人？

京劇江湖好漢林沖夜奔中有「丈夫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之句，描寫英雄末路的落寞心境，十分逼真。眼淚，一般人的觀念，只有弱者才流淚，所謂大丈夫是不肯輕易流淚的。惟有具備不屈不撓的堅強性格，始能爲人欽佩。三國時代的劉備，與中共領導人之一的周恩來，

擅於心術，都以很易流淚聞名，但他們之淚，非弱者，而是賺取同情的工具。如今，我們廟堂之上卻有人面對去留問題，耿耿於懷，甚至淚眼相見，這是怎麼一回事？

(原載八十五年六月廿五日中國時報)

立國三大忌

——由歷史、司法、學術泛政治化談起

我們今日的處境，從轉型為多元化的民主開放社會以後，所見一切，無不在變，百態雜陳，真理莫辨。只要一德未泯，良知尚在，從人定勝天的造物之變，到人心不古的倫常之變，無論怎樣的變，混沌的世界，還是有理性與不可變的真理存在。環顧當前情況，多少動態，都為泛政治化所感染，失其本來面目。尤以歷史、司法、學術三者，淪為泛政治化，影響所及，期期以為不可，願陳所見如左：

先談歷史，國父哲嗣故立法院長孫哲生（科）先生有言，亡人國者先亡其史，實為至理名言。中國五千年歷史，改朝換代，興亡盛衰，與忠奸正邪的真相，史書記載，從不改變。歷代史學家們都具有求真求是的精神，可以不避斧鉞，但不可不忠於事實。日本處心積慮侵略中國，國民政府領導抗戰八年，軍民傷亡數千萬人，南京大屠殺之血蹟斑斑，與開

羅會議蔣委員長力主臺灣歸還中國等史實，都是不容曲解。年前日本政府於其教科書中竄改侵華史實，舉世譁然。臺灣今日新生一代，若干人漠視此一歷史認知，積非成是，真偽莫辨，不少公共場所，竟毀蔣公銅像，廢後人碑文，此與數典忘祖，不知飲水思源有何差異？此為立國大忌者一。

其次司法，專制時代，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民主社會司法如不能超然獨立、公正與公平，人民如不能守法，則國亂矣。漢高祖入關，約法三章，此無他，法簡刑嚴，速審速判速決，以昭大信。一個嚴於執法的政府，始能獲得廣大群眾的信賴，建立威信，與伸張公權力於社會。如今，雖有法治時代之名，但政府的公權力常顯其無奈，不足為民衆所信服，這是無法掩飾的事實。目前民間對於包青天電視劇的欣賞，擁有廣大觀眾，即嚮往公平、公正、不畏權勢的執法，心理上產生司法至美至善的反應。我們的司法機構，多年來偵查或審判各類案件，常為人所詬病，或以遲遲未能執行，或以某種阻力，難以定讞，多少被人視為泛政治化的作梗，眾口悠悠，因而遭受各方批評，此為立國大忌者二。

再說學術，學術為立國之本，亦為千秋萬歲之業。學術機構所代表的是崇高地位，近年來，學術界已不少為泛政治化的投影所籠罩。有些領導人，慮未及此，忙於外務，以國家或個人而言，都是損失。因為學術與政治為兩碼事，學術一旦泛政治化，將使學術不成為學術。大科學家愛因斯坦當年不願為復國後的以色列總統，即為一例。一個出類拔萃的科學家或學人，他們的天地是在研究所或實驗室，並非叫囂的街頭巷尾。如不為提升學術更高的境界賣力，反而忙於非專業性的活動，孰重孰輕，抉擇無待於智者。遙想當年名學人蔡元培、胡適之諸先生的清高風範，在學術界被尊為泰山北斗，如今能有幾人？此為立國大忌者三。

上述三忌，皆有關國家前途發展，但願歷史歸歷史，司法歸司法，學術歸學術，政治先生，請你旁站，如何？

(原載八十五年七月六日中國時報)

守法與遠見

近數月來，由周人蔘電玩案到賀伯颯風肆虐，以到目前的大舉掃黑，我們這個社會，從富裕的矗立廣廈到壅塞的街頭車影，繁榮雜亂，熙攘人群，浮囂嘈音，泄泄沓沓。有形的，無形的，到處都充塞著不安的陰影，排斥了人間可貴的寧靜。一個多元化的工商業社會，竟然呈現著如此交錯綜雜的亂象。這裏，我發現缺少現代人兩種最基本而視而不見的東西，一為「守法」，一為「遠見」，前者決定於觀念而後者則見之於胸襟。

談守法，誰都知道這是民主政治最需具備的認知。不守法，談什麼民主，民主精神最應遵守的就是守法。臺灣解嚴以後，我們曾自詡進入民主政治的時代，屢次的選舉，在國際上也確曾贏得各方的掌聲。但是，民主殿堂所出現的形象是肢體衝突，社會上不少人不守法的橫衝直撞，視公權力為無物，比之歐美民主先進國家，相去何止道里計。或許大眾缺乏民主教育的薰陶，不知民主真諦在那裏，只知民主時代，人人都有

言論自由、行動自由，卻不知民主也有限度，民主不是放任，不是縱容，而是需要以法治為其繩準的約束，否則，超越繩準，必然為我們的社會製造亂源。政府面對著社會天花亂墜的脫序事件，公權力黯然無光，便受到嚴重的考驗。

立法貴乎守法，守法則有賴公權力徹底執行，執法有偏差，這個法便變了質，人民將無從遵循，政府絕對沒有辦法使人人成為孔夫子。但培養人人守法，職責所在，難以推諉。看來容易，做起來著實不簡單了。要在執法者能否公正、公平、公道，使人心服、口服。因之國之興衰，端視朝野上下能否一致守法。如今，天災人禍，接踵而至，幾至腐蝕國家的根基，如再不覺不悟，以守法為榮，以犯法為耻，為社會端正守法風氣，各說各話，敷衍因循，實恐禍至無日。

至於遠見，一個有為的政治家必須有遠見，高瞻遠矚，胸襟坦蕩，論事可以見於未萌，防於未然，察微而知著，決不會惶惶然臨時抱佛腳。同樣的，政府施政，許多災難，如事前不加防範，禍起倉卒，措手不及，後果必然不堪設想。以此次臺灣水災為例，並不是什麼新聞，颱風每年

都留下了肆虐的傷痕。光復之初，政府便揭示「森林是臺灣生命」的警語，大眾從未重視。森林被亂砍亂伐，一旦颱風掠境，山洪暴發，附近便隨時可能淪為澤國，這是常識問題。數十年來，颱風與寶島結緣，年年光臨，森林慘遭砍伐，並未改善，且已日見惡化。若干權勢之士，只圖近利，從未顧慮將有置居民於水深滅頂之日？或開闢球場，或興建華廈，旦旦而伐之，美夢從未幻滅。於是，橫禍釀成。月來朝野賑災，如火如荼，等到五分鐘熱度消退，事過境遷，只恐故態復萌，形成惡性循環。今日災情，誰能保證不復見於三兩年後。又如掃黑，也不是新聞，幾十年來，政府不知掃了多少次，如今卻有愈掃愈黑的趨勢，計將安出？所以，政府施政，需要務實堅持而有遠見，大魄力，大眼光。視野如仍限於近利，躺在小算盤上過日子，其不重蹈覆轍者幾希。

守法與遠見，實乃建國經緯，二者不可缺一，能人人守法，則社會祥和。能有大抱負，見人所未見的遠見，則計畫必遠，國力必豐。此雖老生常談，並無新意，但我們所患者，即常談亦不易得之。當前所缺就是守法與遠見兩帖老藥。國家法令如麻，政府亦多一流人才，如何落實守法，胸懷遠見，殆亦當務之需，遠在天邊，近在眼前歟？

(原載八十五年九月十九日中國時報)

刀槍之後

自從桃園劉邦友、高雄彭婉如被殺慘案接連發生後，近月以來，我們這個社會為刀光槍影所籠罩，到處都充滿著暴力、殺戮、搶劫、聚鬥、縱火各種的亂象，觸目驚心的也接連出現於傳播媒體的報導。生活在這裏的人，如被困於陰影下，老弱婦孺一出門便恐大禍來臨。過去凡是到過東南亞某些地區的人，都以治安不良，談虎色變。誰知今日卻重見於寶島，能不令人感慨。臺灣給予人的印象，已經不再是人間樂土，連起碼人民免於恐懼的安居日子，似乎也已經發生問題了。

這些亂源究竟在那裏？法務部長廖正豪曾感嘆這個社會生病了，警政署長姚高橋也慨言計程車連他的女兒也不敢坐。我們如都歸咎於政府的公權力不彰，似乎有失公允。政府是國家政策與制度的執行者，政府為什麼難以徹底執行，我們雖不是對民主政治有所懷疑，而各種亂象卻在民主政治制度下逐漸的浮上了檯面，這是什麼原因？我們不能不加檢討。民主政治貴乎法治，民主政治的精神，亦在法治。人民則需懂得什麼是

法，發揮守法的精神，政府執法，人民守法，民主政治始能名副其實，國家建設始能相得益彰。否則，只講民主與自由，不知守法，不受守法的約束，縱容妄為，社會豈能安定？我們的民主政治認知與修養，如與歐美各先進國來比較，是否落在人後？這是需要自省——只望當前所見的都是民主政治起步的陣痛，但不知尚需多少時日涉鍊，始能休止。回想非洲那些落後國家，當年受制於殖民地，彼此相安無事，一旦獨立，亂象橫生。我們雖不可與非我族類同日而語，但對民主政治的認知與修養有待提升，這是無可諱言的事實。不僅人民如此，政府亦須切實貫徹法治精神，不為外力所干擾，首長們慨乎其言，豈能加以苛責。立法諸公居廟堂之高，平時大放厥詞，關心國是，無所不用其極，對於審查堆積如山有關治安的法案，亦不宜束之高閣。如待事態擴大，或嚴重事件發生後再圖速成，未免有辜選民的厚望。

李總統對社會亂象，希冀從心靈改革上獲得改善，藉以轉移風氣，這是宗教家循循善誘的入世精神，與儒家以禮治國的理念，實質上是相去不遠的。但是，境界很高，只能視為遠程的計畫。以禮治國的時代，那是一個寧靜與人無爭的農業社會，與目前號稱多元化的工商業開放社會，

大相逕庭。在價值觀念上，禮教的道德範疇，已經變質，不再具備防範或阻嚇的作用。所以，縱使古代，每當亂世，道德淪胥，亦有用重典的說法，這是對症下藥，捨棄道德力量而不用。如今，我們如運用道德力量，需要教育，也需要文化。教育為百年大計，任重道遠，不是只求果腹的速食，與現實的急功好利，不可一概而論。文化兼具陶冶的功能，見之於生活品質，內涵極廣，這是積厚而漸，不是一蹴可幾，需要教育為之培養與扶持。我們雖為文化大國，源遠流長，但眼前光彩奪目的物質炫耀，與新新人類取以自娛之類的外在事物，都不足以代表。缺乏文化內涵，如欲與之談道德，曲高和寡，何異對牛彈琴，這是民族的悲哀。

教育部長吳京對當前社會病態，曾重申家庭教育及社會教育的重要性。但一切亂象的形成，其來有自，決非一朝一夕所能改變，教育力量，只恐遠水救不得近火。當務之急，乃在如何抽薪止沸，翦草除根，惟望政府決策當局能以大智慧、大氣魄，面對現實，速謀對策。刀槍之後，庶可重見平安之日。

(原載八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國時報)

費解

——宋省長請辭述感

一元復始後，寶島最具有爆發性的新聞，大概就是臺灣省宋省長楚瑜的辭職，為朝野掀起了萬丈波濤。年前政府所策劃的國發會，從遠處來看，為國家建設邁向了行政革新、提高競爭力與務實的里程，有前瞻性，也有理想性，我們都寄以厚望。但是，像這樣充滿變數的盛會，層次太廣，牽涉太多，事先各方不能沒有溝通、沒有協調。不料大會閉幕後，為著廢省與凍結省議員選舉等決策案，引起省長請辭問題。這裏，令人費解者有如下述：

近年來黨政有關方面，為尋求國際輿論支援，對於公關工作，無不竭智殫慮，不遺餘力，投下大筆外匯。但是，此次國發會，中央與省府之間，近在咫尺，溝通管道甚多，事先卻忽略充分的協商。像廢省這樣重大問題，如未經交換意見，似乎有悖常情。此為費解者一。

政務官的請辭，這是個人對政治理念差異自我負責的表現，過去爲此掛冠而去者，不乏先例。所謂拿得起，放得下，其見於風格即在此。上級核准與否，我們是法治國家，政府自有制度與人事法規可以遵循。何以今日宋省長請辭，凸顯的成爲泛政治化問題，而且消息一出，到處都在強烈的構成反彈現象，如山洪暴發，沖流到臺灣每一角落，汹涌不已。此爲費解者二。

近聞省議會方面，將有召開省發會之舉。這種作爲，是否跡近情緒化？否則，以此類推，縣有縣發會，鄉有鄉發會，政府失序，將無寧日。此舉對於選民所擁戴的宋省長，只恐欲益反損，具有政治智慧者所不爲。

如論政治舞台，臺灣自然遠不如大陸有寬廣的空間，可以容納各種風雲人物。所以，區區彈丸之地，我們這個政治舞台，可供揮霍的本錢太少，大家都須有理性的加以維護，加以珍惜。否則，舞台垮了，最好的劇本或演技，都將難以顯其身手，這是人人都須有的憂患意識。

先總統蔣公會手撰聯語：「居安宜操一心以慮患，臨危當堅百忍以圖

成」，慮患與百忍，時至今日，我們面對當前的變局，實須三復其言。

(原載八十六年一月十日中國時報)

寶島怪現象

臺灣這個社會，自從以多元化炫耀於眾人的耳目後，怪現象層出不窮，真令人啼笑皆非，例如：

第一，民主自由的濫用 「自由，自由，多少人假汝之名」，法國人早有嘆息，但在寶島，誰理會這些嘆息。於是，社會秩序，倫理觀念，都為民主自由而殉葬，亂象環生。那些像伊藤博文手握天下權，醉臥美人膝的人物，民主自由，雖不離口，一旦不合孤意，立即翻臉成仇。民主自由，名存實亡，成為欺人盜世的代名詞。憂憂乎其難哉，真正的民主自由，面貌安在？

第二，目光如豆的格局 翻開中外歷史，凡是風雲際會，出現大人物的時代，無不浩浩乎見其大氣派，大胸襟。李總統經常昭示我們需要立足臺灣，放眼世界，這是何等氣概。但是，我們當前所見，多少人目光如豆，孳孳以營者，只圖一己之私，誰復能如故監察院長于右老所說的計

利當計天下利？許多人終日坐井觀天，不僅不能放眼世界，就是連阿里山、玉山，都恐視而不見，所能見者，僅僅只有家門口那條污穢不堪的陰溝，不亦悲乎？

第三，譁眾取寵的亂象 若干政治人物，才智不凡，懂得群眾心理，或則標新立異，或則大言不慚，凸顯自己的所作所為，令人眼花撩亂。究其目的，無一非為將來爭取選票鋪路。凡是歷盡滄桑變局的人們，都能了解群眾心理是盲目的。尤其涉世未深、心智未熟的青少年們，往往很易受害。談到民主自由，無形中又增列了背黑鍋的外一章。奉勸天下汲汲於從政者，閣下一言一行，須為後代子孫負責，萬萬不可逞一時之快，亂開支票，貽害千載。

(原載八十六年三月六日自立晚報)

談變

臺灣這個社會充滿著變數，從廟堂之上到里巷之間，不斷的在變，或明，或暗，或機運，或人為，變化莫測，令人難以逆料。

幽靜的寶島，過去那些擁有土地的人，他們與大陸各地農村一樣的與世無爭，過著傳統的純樸生活。光復後，因世局驟變，政府勵精圖治，經濟起飛，彈丸之地，寸土寸金。他們夢想不到一夜之間，身價大變，糊里糊塗的發了財。得之容易，出之便難免有些離譜，形成社會風氣，一切唯利是圖，唯錢是問，傷風敗俗，莫甚於此。

再說，當初大陸避亂來台人士，不乏囊儲多金之流，身歷浩劫之餘，面對時代潮流的怒濤，意圖自保，維持昔日風光，談何容易。於是，桃花扇裏「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燕賓客，眼看他樓塌了」的淒涼情景，歷歷映在心頭。歲月磨人，房子越住越小，車子越坐越大，因此，怨天尤人，滿懷憂憤，無法隨波逐流。

以上所談，是機運，也是時代丕變的產物，天地悠悠，誰能抗拒。閣下無意發財，財神反而蒞府。人間得失，冥冥中如有主宰。若干人夢想永遠擁其所有，永遠藏身黃金屋，坐享天堂歲月，只恐不為造物所許可。豈不聞俗諺有「富貴不踰三代」之語乎？

這種主宰力量，如欲期以不變，我們的祖先，認為只靠一個德字。歷史上，多少風雲人物，無論成敗，他們能永遠為後代所景仰，關繫也在一個德字。德，就是今日所稱的心靈改造導向，也是心靈改造最高的境界。

談變至此，想到顧炎武「遠路不須愁日暮，老年終自望河清」的詩句，此時心情，正復如此。

(原載八十六年四月廿五日自立晚報)

談養望

近七十年來，執政黨大老故總統府秘書長張岳公（群），一生肩負黨政軍重責，由上海市長而外交部長而四川省主席而西南行轅主任而行政院長，集憂患於一身，投艱遺大，爲國勤勞，不失輔國老臣風範。他健在時，每與人談到政治人物，常以「養望」兩字相勗勉。度其用意，無非是養性、養心、養氣。一個人如能處危而慮深，不為困阨而改節，都是取決於他的修養，而非外在力量。望，無非是資望、衆望，缺乏資望、不孚衆望的人，自然不足以膺大任。

中國歷史上，有不少被譽爲古大臣風範的人，他們論是非，不論成敗，所見者遠，所爲者大。那種恢宏坦蕩的胸襟，剛正堅毅的風骨，松柏不彫於歲寒，不爲環境所屈的氣節，令人讚佩。

談養望，使我想起經國先生生前曾經說過：「失意時需要忍，得意時需要淡」，一個人的修養，便可以此作爲考驗。需要忍，就是因對失意難

以自制，內心被私欲衝擊著，不能捨之而去。孟子所稱養心莫善於寡欲，天下滔滔，能有幾人寡欲？不能寡欲，遑論養心。需要淡，這是泰而不驕的境界，我們放眼那些得意忘形之流，能不歎歎？

環顧當前政治人物，具有大政治家風範，能為社會保持一股清流者，尚有幾人？舉目所見，為圖一己之私者多，為謀國家社會之利者少，或投機取巧，沽名釣譽，或譁眾取寵，忸怩作秀，爭論不休，其不屬小醜跳樑之類典型人物，似乎鳳毛麟角。我們奢談養望，只恐曲高和寡，人間已難得幾回聞矣。

(原載八十六年五月十九日中國時報)

也談心靈改革

臺灣在歷史上以美麗之島聞名於世，如今舉目眺望，似乎與事實不符。外在雖有青山綠水，與星羅棋布的高樓大廈，而內在則潛伏著血淋淋的綁票凶殺、販毒走私、黑金猖獗等陰影，真像劉基先生所說的「金玉其外，敗絮其內」。

有人說，我們這個社會病了，但病源在那裏，一言以蔽之，不外乎金錢與暴力作祟。萬事錢爲首，有了錢就能使鬼推磨，要不到錢，繼之以暴力，趕盡殺絕。於是，命案新聞，彼起此落，構成日益嚴重的社會治安問題。人慾橫流，曷此其極。目前心靈改革之說，甚囂塵上，姑不論其成效如何，當不失爲對症下藥，只可惜陳義過高，欲速則不達。我非宗教家，然於基督教所崇尚的博愛、犧牲、服務精神，則嚮往已久。今日芸芸衆生，如都能具備這種精神，充滿著愛，發揮至愛的最高點，心靈何憂不改革。願以此略申其義：

〔一〕**博愛** 這是早已見於我們傳統美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種愛的培養，久已為每個家庭所認同。如今因價值觀念丕變，是非倒置，見利忘義，已經恬不知恥，多少人心目中只有私，沒有愛。於是，利令智昏，謀財害命案，層出不窮。談心靈改革，最需要的自然是博愛。

〔二〕**犧牲** 這是捨小我而成大我，忠於事，忠於人的表現，充滿著使命感，具有堅毅不屈，剛正無私的情操。今日世界，滔滔者營私而不遑，幾人能為人犧牲。心靈改革，如能屏除私心，捨棄私利，庶為近之。

〔三〕**服務** 也是捨己為人、樂善不倦的表現，有人認為人生的目的就是服務，這是人性善良的一面。化育之功，不在改革，而在陶冶與善誘。

我們如能肯定此三者，以博愛為基，犧牲自我，服務人群，循此準則，蔚為風氣，當可安居於斯土矣。但改革不能流為口號或形式，你的心靈

要改革，我的心靈又如何？

(原載八十六年五月三十日自立晚報)

民主與民智

眼前的社會，民主這塊招牌，有時如馬戲團光彩奪目的大纛，招搖飛舞，可以護身，可以誘過，令人眼花撩亂，禍福莫辨。

民主政治固為時代潮流，但在我國，似乎先天不足，後天也欠培養。芸芸衆生，對民主的認知，並未領略其真諦。於是，很多怪現象，不斷出現。何謂民主？我們的教育，從家庭到社會，彷彿都未注意到這門功課。一旦民主聲音，如雷貫耳，升斗小民，多數瞠目以對。他們的感受，只看到若干人物，熱中競選，各顯身手，向他們要選票，或大吹法螺，或譁衆取寵。

所以，談民主，須先問民衆所受的教育如何？先哲嚴幾道先生當年與國父在倫敦論政時，便認為治國根本之圖，首重民智。如果民衆教育水準太低，缺乏基本民主觀念的洗禮，便高談民主，必然是緣木求魚。

我們推行民主政治後，所見所聞，無不以民主至上，頭家第一為依歸。但基層民衆，他們是否知道民意如此被重視，領受這份抬愛呢？只恐大謬不然，不少政治人物或民代也者，憑選票起家，其真正代表性如何？不無疑義。面對民衆，選票第一，自然不得不放低姿態，改變身段，舉凡有助於向民衆示好者，無不樂而為之。質言之，我們的政治生態，只見衆人諾諾，未聞一士諤諤。

孟子有言：「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如今袞袞諸公，都以民主為樂，我們的民衆不知樂在那裏，卻為這些噪耳的民主聲浪而憂。

由此觀之，民主必先以培養民智為首務，先使其知，民智愈強，民主政治愈能步入法治常軌。否則，民主這塊招牌將為野心家所玩弄，假民主之名，行專權之實，豈屬我輩所願見。抑且民智不開，正義不張，這塊園地所植的民主果實，必然品質低劣，面目全非。國家命脈，將毀於此，身負教育大任者，豈能辭其咎！

(原載八十六年六月廿三日自立晚報)

無聲勝有聲

人間仙境的寶島，多年前曾為噪音問題，口誅筆伐，已漸淡忘，最近似乎音量又在大增，反而令人羨慕白樂天所讚美的「此時無聲勝有聲」的境界。

寶島縮影如喻為一家大型的公司，最近幾年，業務曾有足以揚眉國際的光榮紀錄。轉眼之間，白雲蒼狗，變幻無常。公司高層主管，談到廟堂國家大事，不是板著面孔，就是一副苦瓜臉，喋喋不休。大夥們被寵為頭家，無論屬於那一種層次，那一種典型，對評論時局，月旦人物，似乎都有百般無奈的感慨。我們偌大的傳播媒體，每天唯恐失之交臂，不厭其煩的報導著爾虞我詐，你爭我奪，從政壇到社會，壁壘分明，戰雲密佈，到處充滿著暴風雨即將來臨的跡象。芸芸眾生，所關心的是兒女上學，安全回家，生活無需擔憂，日子過得順暢。但是，聽到的音訊卻是負面的。

中華民族，一向愛好平和，重視修養文化，為人論政，都是以此為準則，史實昭彰，不勝枚舉。如今每日所見，人命如蜉蝣，只要說話偶不留神，一槍便可斃命。縱火槍殺的新聞，無日無之。民主殿堂，終日擾攘，治世宏論，雖震耳欲聾，瞋目裂眦，卻找不到半點含蓄之美。西洋人所崇尚的幽默，一語可以解窘境，我們袞袞諸公，似乎欠缺這樣的情趣。為政不在多言，言多必失，這是古代聖賢的話，現已像褪色的線裝書，不再為人重視。如今一切以能在大眾前面搶盡作秀的鏡頭自榮，高談闊論，不管聽眾的感受如何！

故總統府秘書長張岳公（群），生前常引用四川某佛寺彌勒佛兩旁所懸的「大肚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開顏常笑，笑人間可笑之人」對聯，勗勉黨政大員，彌陀佛雖一語不發，但備受人間膜拜，貴乎無聲即力量。寶島公司的主持當局與經營諸公，尊意如何？阿彌陀佛。

（原載八十六年七月卅一日自立晚報）

彈不虛發

——漫談文宣活動

有人將長篇累牘不中看的文稿，形容為女人的纏腳布，又臭又長，未免有失厚道。好的文稿，不在於長，卻是事實。尤其文宣之類的文字，過長不僅難以收效，且令人生厭。

四十多年前，正當寶島反攻大陸的號角高唱入雲時，筆者奉調在陽明山聯戰班受訓。結訓時，作文宣演習，當日有五種不同的標語同時貼在一面牆上，老總統蔣公巡視後，指點說：「這五種標語含意各不相同，一時之間作此填鴨式教育，對象不可能全部接受，文宣當以簡明生效為主」，聞者折服。另一件事，就是當年反共大老谷叔常（正綱）先生，每逢主持世盟或亞盟大會時，必有冗長演說，且先通知各報，希望全文刊登，並盼社論配合。當時能有多少讀者真正全文照收，大有疑問。

文宣貴乎生動而能掌握群眾心理，切忌八股爛調。遙想抗戰初期，蔣委員長在廬山召開軍事會議時宣稱：「犧牲不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國家至上，民族至上」。團結全國軍民，上下一致抗敵，何等激昂而有力。

十餘年前，中美斷交，全國震撼，執政黨揭示「莊敬自強，處變不驚」八個大字，全島滿街滿巷，都是這樣標語，言簡意賅，足以安定人心，共渡難關。

去年總統選舉，文宣以「尊嚴、活力、大建設」三大目標昭告選民，掌握重心，生動而切實。上週蕭萬長院長蒞任之初，所提「政府用心，人民安心」的口號，切合時宜，值得鼓掌。

凡此種種，誠如岳武穆所說：「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今年縣市長選舉，為期不遠，各政黨參選人士，當知文宣一字千金，必須字字珠璣，句句醒目，不說廢話，彈不虛發，特就觀感所及，貢其一得之見。

(原載八十六年九月十五日自立晚報)

政治家的器度

中國歷史上有很多政治家的器度最為後人所稱頌，如漢光武、唐太宗等人，都能化敵人的優秀幹部為友，為己所用，而且忠心耿耿的貢獻了他們的才智，成為一代名臣。其中尤以唐太宗之於魏徵，為人稱道。魏徵原非太宗部屬，但納為己用後，為太宗提供了不少匡弼時弊的逆耳忠言。太宗不僅接納，彰顯有容乃大的胸襟，並復重用才識冠於一時的房玄齡、杜如晦等名臣，貞觀之治，終於在歷史上為唐代建下了足以炫耀古今的功業。

政治人物，需要器度，也需要知人善用。相傳晏子為齊相時，將其部屬高繚停職，理由是高繚只能點頭、為標準的yes man，從未進一忠言。曾國藩素以知人見稱，聞李鴻章召見劉銘傳時，曾退幕後觀察，便對李說，此人目光炯炯，有膽識，可膺大任，將來成就不下於你我。他們之間，並無人事關係，但後來劉銘傳的表現，剿滅捻匪，建設臺灣，功勳卓著，果然不出所料。這是兩個明顯的知人範例。

環顧今朝，政治人物是否缺乏容人器度？心胸狹窄，是否容不了一粒砂子？只見樹敵，未見化敵為友。只聞阿諛奉承之語，未聞風骨凜然、忠心逆耳之言，共為大局著想。屈原所慨嘆的「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其聲如在，而諸葛亮所說的「親賢臣，遠小人」，似乎適得其反。至於知人，朝野之間，掌權諸公，難免離不開一個「私」字，賢與不賢，尚在其次。後漢書所稱：「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歷史上留下的教訓，豈能不知警惕，我們讀歷史的益處，就是以古鑒今，引以為戒，當代人物豈能無此共識。

(原載八十六年十月廿四日自立晚報)

兩段話

——供未來青年領袖參考

民國四十六年，我應美國亞洲協會（Asia Foundation）之邀，赴美訪問，某一週末，到加州Stockton鎮一位在美任教大學時代的老師家裏度假，翌日清晨，看到一年輕人在門前剪樹打工，我的老師問我，你知道他是什麼人嗎？老師說，他是鄰居擁有億萬財富的獨生子，問他為什麼打工？他坦然以答，家產屬我父親所有，與我無關，言訖，照常爬樹剪枝，無紈袴子習氣。我聽後，不禁豎起大拇指，連稱好一個有抱負、有理想、能吃苦的新新人類。

兩年前，美國加州前柏克萊大學校長田長霖博士來台，與我餐敘時，談到大陸與臺灣目前在美的留學生，他感到多數大陸的學生能吃苦、肯努力，畢業後只要有助教之類工作，都欣然接受。而臺灣的留學生，顯然有別，他們大多家境富裕，不如四十年前習於刻苦耐勞的留學生活，興

趣多偏向於企業方面的發展，功利色彩較濃。

環顧現今多少年輕人，短視，無原則，缺乏進取心，每時每刻，所念念不忘者，只恐「私」「利」兩字而已。

最近半月，行政院青輔會與社會大學先後在台北、台中、高雄舉行四場「跨世紀青年領袖展望檢討會」，邀請連副總統、政府首長及專家學者，對當前國家發展，與培養青年領導能力，各抒高見，都有其正面的、積極的意義。筆者也願提兩段話，湊湊熱鬧。

(原載八十六年十一月廿六自立晚報)

朋友，你的敵人是誰？

將近六十年，筆者側身媒體，喜談媒體事。

臺灣光復後最早的報紙，先有新生報，後有中華日報，它們平凡的實踐（新聞界前輩張季鸞語），為省民們提供服務。民國三十八年，中央日報從首都南京遷台，極具聲勢，駸駸乎後來居上。那些搖筆桿者，都以有一文為該報所刊載為榮，常見取以示人。那副洋洋得意的嘴臉，既自大又傲慢，令人生厭。繼以民營報業先後崛起，情況始見轉變。

民國五十一年，臺灣電視公司創立，電視成為時代的驕子，爭奇鬥艷的大千世界，一時之間，論氣勢，論風光，孰能分庭抗禮。於是，凡入電視之門者，都以一登龍門，身價十倍，朝野無不刮目相看。如欲登廣告、刊新聞，都視為取以自炫最好的法寶。爭先恐後，鑽營求情，唯恐不及。當時台視那種氣燄萬丈，唯我獨尊的傲慢，即如電話總機接線生，亦多目中無人，幾視對方盡屬有求於我者，與後來之講究服務品

質，豈能同日而語。像這種現象，終以電視事業相繼而興，不為現實所容，始見收斂。

以上僅屬所見兩例，相傳近百年前平津各商店的店員，都是訓練有素，謙恭有禮，從不以自大傲慢對待顧客，顧客亦以此相讚許，大概其來有自，因受中國傳統的古都文化薰陶所致。

環顧古今中外，多少英雄豪傑，才子佳人，鉅賈民代，他們或以財勢自傲，或以才智自大，目空一切，舉止輕蔑，放縱自任，大有天下捨我其誰的氣概。只可惜自大傲慢者，其見於歷史未有不自陷泥沼，自毀其身，自絕成功之階。《聖經》有言：「欲使一個人滅亡，必先使其瘋狂」，庶幾近之。

臺灣多元化之地，有煤氣，有油氣，亦有瘴氣，有怨氣，有怒氣，亦有殺氣，但皆不如驕氣之上奪乎天，下溺乎人。

朋友，明乎此，當知你的敵人是誰，何侍解答。

(原載八十七年一月十六日自立晚報)

讀書人

讀書人爲中國社會對知識份子的通稱，今日所謂學者專家，亦屬讀書人的尊稱。在大衆心目中，讀書人是具有崇高的人格與典範，爲人所不及。如宋代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抱負，與文天祥「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讀聖賢之書，所學何事」的胸襟，都是歷史上令人敬佩的人物。否則，如汪精衛之流，雖滿腹經綸，不爲人不齒者幾希。

先太岳嚴公幾道（復），學貫中西，學術界奉爲泰斗。當袁世凱稱帝時，他適任京師大學堂總監（即北京大學校長），袁欲挾其學術界的地位以自重，籌安會強列其名，先則贈金，求其撰文爲洪憲稱帝宣揚，繼則遣兵至其寓所以逼迫，威脅利誘，無不用其竭。家人勸其南下避難，然終大節凜然，不爲所動，慨然曰：「是福不是禍，是禍逃不了」。君子固窮，窮且益堅，實爲中國一典型讀書人。

讀書人之可貴，即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眞正實踐者，然亦有其可悲可恥之處，有時如牆頭草隨風而轉，不能堅守立場，宛如被人玩弄的軟體動物。

當今之世，民主時代，寶島每年幾乎都有一次大選或小選，朝野上下，無時無地不爲競選而忙。讀書人具有高學位者，亦紛紛投其行列。然能否保持讀書人的傳統本色，則不無疑義。所謂選舉文化者，一切為選票，平日響遏行雲的治國理念灼見，轉眼向現實低頭，以示好於頭家，諂諛取悅，屢見不鮮，其屬於松柏不彫於歲寒的傲骨，何異鳳毛麟角，可嘆！

(原載八十七年元月廿三日自立晚報)

好漢不提當年勇

——談台北政治人物起落

行政院改組以來，看看台北政治人物的起起落落，不禁想到杜甫當年目睹長安官場的感慨，「聞道長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勝悲」的名句，至今爲人傳誦。古今中外，多少政治人物，都從那裏翻騰過來，但有幾點必須認知：

其一，政壇一向被人喻爲舞台，極爲傳神，最適當不過。筆者前曾在中國時報以〈拿得起，放得下〉爲題（八五年六月廿五日），撰文向當今的政治人物，略貢區區之忱。以爲既已許身於政治舞台，便須具備政務官爲國爲民的寬朗心胸，看清做官並非終身職業，當視富貴如浮雲，一切官場的起落，都須以平常心淡然處之，始能不爲掛冠而流淚而發牢騷，鬱鬱以自苦。

其二，好漢不提當年勇，這句名言，是要人認清大家都有風光的年代，但風光不是永久的，或長或短，都將消逝。這是境遇，也是命運，勉強不得。所以，古往今來，多少英雄豪傑，看準這一點，都能表現出好漢不提當年勇的風度。舉個新聞界耆宿爲例，中央社創辦人蕭同茲先生執掌社務達十八年之久，從幾間破屋，以至茁壯，對日抗戰時期，蜚聲國際，與美國合衆社、美聯社、英國路透社、法國法新社、俄國塔斯社、日本同盟社等並駕齊驅，上百個分支機構散佈海內外各都市，數千名新聞尖兵終年奔波於前後方，傳播第一手資訊，何等風光，何等榮耀。但當他離開中央社後，絕口不提當年盛事，這種修養，談何容易。

其三，政治舞台，無論古今中外，隨時都在變。你所扮演的角色，可能與同僚氣味不相投，也可能不合層峯胃口，得不到關愛的眼神。或許不適應時代環境的需要，不爲輿論所肯定。所以，政治人物，必須深諳做官訣竅，不能戀棧，不能不認老、不服輸、抓住不放。人心思變，不愛那些老面孔，已老的人也不應擋住年輕人晉升的路。天下事沒有什麼非你不可，也沒有什麼非你辦不成的，智者當有自知之明。

總之，政治舞台的起落，雖不至盡爲人所非議，但政治是殘酷的，卻是千古不移的事實。筆者來台已逾半個世紀，側身新聞界亦將近六十年，閱人多矣，官場的冷暖起落，太多的感慨掌故，盡收眼底。我們的政治文化，暴露人性的弱點，實在太多。政治人物如何掌握恰到好處，取決於個人的智慧與學養，台北官場人物的去留，有人急流勇退，表現得灑脫磊落，不貽口實。有人則爲掛冠落落寡歡，難以自抑。兩者差異之遠，都在「認知」二字而已。

(原載八十七年二月廿三日中國時報)

向媒體朋友進一言

宇宙之間，包羅萬象，有正面、有負面，有光明一面，也有黑暗一面。惟獨我們被人稱爲人間樂土的寶島，整個社會爲陰霾混沌所籠罩，似乎只有負面，沒有正面，只有黑暗，沒有光明。每天翻開報紙，打開電視，觸目驚心，都是充滿殺戮暴戾之氣，槍聲刀影，人慾橫流，奸淫擄掠，背叛倫常，血淋淋的事跡，誰不痛心，誰不憤慨，真不知這是什麼世界。我們在國際所塑造的形象，難道就是如此的惡形惡狀嗎？

現實的另一面，我們不容否認，並非如此令人失望。見其大者，如東南亞的經濟風暴，幾已震撼整個世界，而我們卻能相安無事，爲友邦人士所推許，不能不歸功於有關當局。見其小者，如計程車司機，拾得幾百萬耀眼的鈔票，原封不動的送交派出所，不願作秀，令人可佩。又如多少熱心爲社會服務的義工們，他們無分男女老幼，分散各階層，爲那些貧窮殘障老弱的人們，伸出援手，出錢出力，爲善不欲人知，爲人類愛的光輝提供了遍及人群的見證。其中不乏動人的故事，但傳播媒體缺少

對他們的重視與報導，報紙電視也未見凸顯他們的事蹟。

媒體對於上述新聞的處理，如何的拿捏捨取，恰到好處，不至偏差，得失之間，這是值得檢討的嚴肅問題。有些報導是否為投讀者或觀眾所需，過分的偏向新聞性或好奇心，不惜力求詳盡，罔顧立場，自然難免產生後遺症。或以報導盡屬犯罪的手法，或以英雄式的過度渲染，本末顛倒，都是容易形成誤導。所以，處理新聞，如何掌握平衡點，不隨不激，實在不容忽視。否則，只顧報導，不顧後果，勢將負面過於正面，黑暗多於光明，不是社會之福，也不是我們所願見的。

(原載八十七年三月七日自立晚報)

硬漢嶺上的遐思

——泛政治化的悲傷

近十餘年來，每逢週末，筆者不在台北近郊，即往本島外地，觀覽山景，舒暢心懷，以此為樂。

數日前，我偕家人重遊台北縣觀音山位居頂峰的硬漢嶺，從山下入口處到巔峰，約一千四百公尺，過去有國軍駐守，營地森嚴，少有遊人。嶺上大門，有駐軍石刻對聯「走路要找難路走，挑擔要揀重擔挑」，立意深遠。十多年前，我曾作登山遊，滿路散佈著碎石野草，幾如荒徑，沒有石級可循，當時在山上遇見不少男女青年，他們面對著我這個古稀老人，都曾投以奇異的眼神，問我坐什麼車轎上山？如今相隔十多年，改築石階，行走方便，從上午十時半起步，到下午二時，走了三個小時有半才完成行程。

我們盤桓於嶺上，臨風遠眺，遊目騁懷，北望神州，東覽淡水，滿天奇譎的雲霞，氣象萬千。俯瞰著一望無際，浩瀚碧澄的海洋。對海似有另一種情懷，我們期許每個人都能有如海的胸襟與度量，容納異己，化解紛爭。

回顧嶺上的對聯，不僅有創意，也有革命性的豪氣。不知何時，也不知何方人士，看不順眼，不加愛惜，更肆意剷毀。此番重來，所見盡是荒草亂石，寂寞相對，這是否泛政治化作祟？

這種感慨，亦見於島內別的名勝地區，我每次遊日月潭，必登慈恩塔，這是當年為紀念先總統蔣公之母王太夫人所築。如今紀念堂紅門深鎖，處處塵埃，塔外雖景色依舊，但通往塔內的步道，殘葉滿地，從涼亭的傾斜倒塌，到公廁的漏水骯髒，無處不顯示人事已非的淒涼，這又是泛政治化的一例。

反觀今日大陸，他們對於名勝地區的維護，文革以後，從未漠視。如先總統蔣公浙江奉化故居等地，都曾大力予以整修，作為觀光重點。而我

們這個彈丸之地的寶島，竟將若干名勝，淪為泛政治化的工具。

近幾年來，臺灣人民幾為民主所苦，談民主必有選舉，談選舉或大或小，無年無之，人人為選舉忙，為拉票忙，頭家第一，只要一票在握，屈膝作揖以求者，不知凡幾。

民主鬥士所爭既在勝選，於是，舉凡有關涉及選舉事宜，無不以泛政治化視之、行之，包括宗教、教育、文化、經濟、新聞、司法、各行各業，都因泛政治化變了質，變了臉。橋非橋，路非路，本末顛倒，失盡本位的尊嚴，謂之亂源，誰曰不宜。登山之旅，所見所聞，泛政治化禍延大好風光，只是小事一件，可不悲傷！

(原載八十七年四月十八日中國時報)

黃少老的「哈哈大笑」

——淺談守秘

總統府故資政黃少老（少谷），從抗戰時期以迄政府遷台，這段國家多災多難的漫長歲月，他從主持掃蕩報到負責指導執政黨的文宣工作，貢獻至鉅。數十年來，新聞界不少傑出人才，都出於他的栽培。他平時的言行，始終保持著謙沖自牧，持重緘默，守口如瓶，言不及秘的原則。像歐陽修所說的「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立身處世。負責執政黨文宣工作達數十年的老報人馬星野，生前常對人說：「少老知道黨國的秘辛最多，但出於他的口卻最少，甚至一言不發，如欲追究到底，必以哈哈大笑對之。」所以，少老能受知於先後兩位蔣總統，共商國是，此中最高修養，就是守秘。經國先生當年決定邀請謝求公（東閔）出任副總統時，便曾往松江路少老寓所徵詢意見，但少老從不為外人所知。

環顧現今社會，若干人利用知秘，作為政治資本，抬高身價，或則不顧他人的隱私，配合各種媒體，大肆渲染，毀壞對方的形象。自然，不足以語為人風格。

守秘，不僅公職人員應受約束，即如私人企業，保護商業機密，亦有明文規定。否則，必然觸犯刑法，這種案例，年來已有數家在美台商因洩秘而被起訴。至於國防機密，其嚴重性更不容等閒視之。

記得三十多年前，中央信託局新廈落成啓用以後，故局長陳漢平為促進同仁聯誼，每月舉辦高級主管眷屬餐敘一次，翌日全局人事業務機密，竟被洩秘，流言四散，是是非非，影響公務，乃不得不予停辦，一時傳為趣談。

少老歸隱道山，屈指即將兩年，他的一生，為黨為國，調和鼎鼐，捨己為人，憂時自抑，與秘其所知者，多為人所折服。環顧當前國家的局勢，政壇的動態，亂象難平，倍增無限「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的感慨。

(原載八十七年五月三日中國時報)

國會大老

——由美參議員高華德病逝談起

對中華民國最忠實的友人，曾任美國參議員達三十年之久的高華德，於上月廿九日病逝，我們感懷往事，老成凋謝，不禁黯然。

高華德本月三日在亞利桑那州鳳凰城下葬時，柯林頓總統下令全國降半旗一日，以示哀悼。我們的李總統為表最後敬意，指派與高華德頗具私誼的國大議長錢復伉儷，以特使身分前往鳳凰城參加葬禮，份量之重，於此可見。

這位友邦耆宿，當年曾以卡特總統未經國會許可，片面撕毀與台北簽訂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曾向法院提出控告。像這樣正義凜然的典範，今日已不多見。歐美一般民主先進國家，政府如有重大決策，都是取決於國會。而國會殿堂所見為國家、為正義之爭，出於老成謀國之士

的恢宏胸襟，與深遠見識，絕非譁眾取寵，如小醜跳樑，互揮老拳的作秀者，所能同日而語。

最近遇到日本某一政壇人士，談及寶島觀感，他認為台灣民意代表，雖濟濟多士，不乏菁英才俊，但能高瞻遠矚，深談問題者不多。而一醉千觴，周旋於社交場合者，其所佔百分比較高。

當年周至柔將軍出任臺灣省主席時，他曾與我談到省議員的風範，在他的心目中，很少人能像自立晚報故發行人吳三老（三連）質詢問題時，不亂開黃腔，懇切陳詞，鞭辟入裡，中肯而落實。吳三連當年所以能獲得朝野的推崇，與輿論的重視，以全國最高票當選國大代表。

本年底立委選舉將屆，有志之士，都在紛紛造勢，我們殷切希望，將來能有像高華德、吳三連這類典型的人物，重見於議壇，國家幸甚。

（原載八十七年六月八日自立晚報）

感懷3集 生活篇

談酒

酒的學問很大，也有很多的好處，除了以酒會友之外，還可以藉酒賞識別人的風度、涵養、逸趣等多方面的妙用。

先談風度，過去我有兩位每週都有幾次見面的前輩，一位是新聞界先進中央通訊社故社長蕭同茲先生，一位是臺灣板橋耆宿林柏壽先生。二老都是嗜酒，而且風度極佳。蕭三爺（同茲）始終恢恢乎保持著雍容豁達的風度，彬彬有禮，長者典範，舉杯從不強人所難，自己總是矜持著不醉。林四爺（柏壽）則以儉養德，純然是布衣傲王侯的人物，多少宴會，都是盡興乾杯，點滴不使其浪費。據蕭三爺說，汪精衛雖是晚節不保的民族罪人，但當年在酒席上的風度，頗能令人激賞。舉杯敬人，必先自乾，從不問別人乾與不乾，大概演技屬於第一流。林四爺不但能品酒、惜酒，也能珍藏名酒。三十多年前，曾以新台幣五千元的代價，購得從新店廢墟中掘出的數百年前白蘭地名酒。新聞界先宿行政院新聞局故局長魏景蒙兄，酒量不大，但周旋於群貴之間，逸趣橫生，最不寂

寔。別人敬他的酒，雖不回敬，卻能被他在詼諧笑語中忽略而過，忽然不見其人，無疑酒力不勝，已經溜之大吉了。當今司法院林院長洋港也善飲，妙在能自制，如到微醺時，忽報有鄉親在家等候，這位鄉親，不是別人，就是他的太座。

總統府資政張岳公老成碩望，早年亦嗜飲，且極風趣。嘗謂宴客成功必須具備七大要訣，酒居其一，其他爲主人、主客、陪客、菜餚、招待、談吐，如缺一不能掌握，不能恰到好處，便不妙矣。另一資政袁企公（守謙），最能品酒，所以，公賣局每有新釀問世，必請企公先嚐，公能點頭，便不容他人置評。

酒的好處，真是妙用無窮。距今約三十年，中央社倫敦分社主任王家松兄，因泰晤士報記者來臺採訪，特介紹見我。不料此人糊塗，卡片弄丟了，下榻第一飯店時，向店中經理查詢，自稱只記得姓葉（Sidney yeh），能飲酒。當時便有人回答，豈非葉明勳乎？於是，按圖索驥，果然相遇。談及因酒結緣，兩人便捧腹不已。前臺灣長官公署財政處長張延哲兄，生前亦嗜酒，某次邀友豪飲，人已散，樽已空，所留數人相擁

至洗手間，取明星花露水以替酒，爲家人發現時，只見空瓶仰天，滿地狼藉，始知已入酒腸矣。

這種佳話，今人如此，古人恐猶過之。君不見劉伶一篇酒德頌，擲地有聲，千古傳爲絕唱。李白醉臥長安市上，藐視權貴，旁若無人，自言「我醉欲眠卿且去」，又是何等拔俗的氣概。偉大如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范仲淹，也有「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的名句，凡此種種，真是不勝枚舉。酒之爲物，豈不猗歟盛哉。

不佞平生嗜酒，雖去先賢遠矣，但自度尙能深諳此中三昧，予我洒脫，予我快慰。報載查獲僞裝洋酒逾十萬瓶，其奈騙不過我何。大體言之，中華固有的文化，源遠流長，舉世稱揚，名酒亦然。故曰，越陳越香，甘而且醇。臺灣紅露酒，雖非珍品，家岳母於三十年前祝壽時，曾得此一打爲賀禮，塵封至今，取而嚐之，亦覺其味無窮。其他佳釀，不問可知。洋酒如溯其具有久遠的文化歷史，歐自勝於美，其味亦多雋永醇厚，久而彌珍。不若日本酒之不禁歲月消磨，如櫻花易謝，風味轉眼便覺消逝耳。吾道不孤，年前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江兆申兄厚我，特撰聯爲

我況壽，其聯曰：「手中左史翻瀾筆，頭上陶公漉酒巾」，溢美之詞，雖不敢當，豈非亦因酒而沾光於我乎？

(原載七十九年九月男人雜誌)

談老

中國社會傳統有敬老尊賢之語，老與賢並列為被尊敬的對象，這是因為一般都認為老有豐富的人生經驗，在學養上、事業上有的都很有成就或很有貢獻。而且，老及人之老，也是傳統的一貫美德。翻開歷史，便有許多老而彌堅，在政治上、軍事上都有卓越成就的人物：如姜尚、廉頗、馬援、黃忠等人，都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帝王中如漢武帝、清乾隆，也享有高齡，但並不因老而損其雄才大略。春秋時還有老萊子，年已七十，猶能以衣舞娛其親，都是彰顯老有其光彩的一面。

古代因醫學不昌明，人壽普遍不高。所以才有「人生七十古來稀」之語。自從張岳公（群）倡言「人生七十才開始」之後，社會大眾都不以老自卑自餒。生命的意義於是又有新的詮釋，老仍蘊藏著無限的潛力。尊老的傳統美德，不絕如縷的也在各階層再度顯揚其光彩了。

至於不久前議論紛紛的老人年金福利問題，老人竟成為政治籌碼走上街

頭，民主社會，大異其趣，實非意料所及。

雖然，老也有負面，但絕不是民主殿堂前所呼嘯的老賊，因為老並不是都構成賊。被指為老賊的一群，其中不乏功業彪炳碩學之士，除體力不勝繁劇之外，論學養也非後輩才俊盡能凌駕而上的，老為人所不滿，遭人非議，最常見的是，頑固不通，堅持成見，不易接納新的思潮、新的事物。

這裡，使我想起一則故事，相傳德國萊茵河畔曾住一中風的老婦人，終年躺在床上，幾至癱瘓。她因家貧，無人侍候，日夜只有水聲相伴，日子久了，可從天候推斷河水何時結冰，何時解凍。某次，數百青年正在河上溜冰，老婦人發現解凍即至，如不速阻，大禍便將臨頭。然而，她呼救無力，只得放火燒掉自己的小茅屋。這群青年都忙於上岸救火，雖倖免於滅頂之禍，而老婦人卻已葬身於火海了。

這則故事的啓示是：老人並不是廢物，緊急時，也能見義勇為，發揮捨己為人的高尚情操，閃爍著人性的光輝。

(原載八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自立晚報)

牛年獻辭

今年是生肖屬牛的牛年，牛的精神是忍辱負重，任勞任怨，不忮不求，只問耕耘，不問收穫。過去魯迅曾以牛自喻，吃的是草，擠出的是奶，沉默的為人類奉獻。牛的精神，確有可愛之處，今日社會，我們所缺少的就是這種精神。值此牛年，寄望以牛的精神，實現私願數點，以替新歲獻辭。

第一，不講廢話——我們的社會，音量很高。從民主殿堂的拍案驚奇到街頭巷尾的噪音聒耳，從大人物到小市民，他們有一共同點，就是善於講廢話。信口雌黃，言不由衷，話不實際，浪費了大好光陰與建國機運。多少聽眾被他們所矇混、五花八門，成為社會怪現象。一元復始，但願廢話銷聲，舉世都能言而有物，有益人群。

第二，不再紛爭——臺灣的企業家競相林立，場面壯觀，若干負責人一旦魂歸天國，留下偌大的財富，下一代常常不以重振家聲為己任，反而

鬩牆相爭。弟兄手足觀念，大概已禁不起時代考驗，令人惋惜。只望這些景觀，從此煙消雲散，家族如此，國事亦如此。

第三，不容高傲——台胞到大陸已被人謔稱為「呆胞」，指的無非是暴發戶醜態。高傲就是醜態之一，其為狀，庸俗不堪入目，得意忘形，狂妄自炫，不知謙恭、容忍為何物，為文明世界所鄙視。古今中外，不知有多少才俊，都毀於高傲，可不慎哉！

第四，不徇私情——一個私字，誤盡天下蒼生，私的涵蓋面，浩浩乎其廣。從舞弊貪污、作奸犯科，到絕對的現實人生，幾乎盡出於一己之私的作祟。如人人去私，自然人人有福。

第五，不作夢想——無論演什麼戲，寶島只有這個小舞台，現實形勢比人差，只有自求多福，團結一致，不作夢想。否則，舞台垮了，最好的劇本或演技，都無法展其身手，起碼的憂患意識，豈能不知。

(原載八十六年二月十一日自立晚報)

請問尊姓大名

民國三十六年春，二二八事變後，當時國防部長白崇禧奉命自南京來台，調查事變始末，並代表政府宣慰台胞，成爲各界所注視的焦點人物。蒞台後數日之某傍晚，行政長官陳儀於台北市基隆河畔之圓山飯店門前廣場舉行酒會歡迎，並介紹黨政軍及地方碩宿相見，一時冠蓋雲集，約有數百人參加此一盛會，白崇禧將軍僅穿便服與會。有民代劉姓者，會場相遇，竟不相識，問以尊姓大名，答曰：敝姓白，名崇禧。白氏周旋於賓客之間，半小時後，復與劉相見，劉再以尊姓大名相問，白氏有些怪異，告以白崇禧三字。酒會將散，兩人再相遇，劉復問以尊姓大名。白氏不以爲忤，微笑曰：我還是姓白，名叫崇禧。一時傳爲笑談。

民國五十六年，我和內子華嚴應邀訪問西德，數月後，西德某知名女作家來台，行政院新聞局知道我們由德返台不久，告以此事，乃於舍間設宴為其洗塵。參加貴賓除文藝及新聞界友好外，當時葉公超先生與松江

路舍間比鄰而居，時有往來，特邀其作陪，並先介紹葉氏與女作家相識，告以葉氏爲我國前駐美大使，學識宏博，尤富文才。不料此姝心不在焉，就座前再問葉氏尊姓大名，葉不悅，答以喬治葉（George Yeh），即拂袖而去。翌晨早餐時，葉來舍小坐，叩以昨晚宴席何以失蹤？答曰：像這種客人，我沒有理由要陪她。怏怏之色，至今歷歷在目。

以上兩例，妙處盡得之於這個「忘」字，演出這場淋漓盡致的笑劇。在禮貌上，這是失態。但以我個人在場的旁觀，他們都在壯年，並無「健忘」跡象，恐係平時待人接物，患在自我膨脹，只顧自己，忘卻對方，欠缺謙恭，有以致之。我們的新新人類，聞於此，平日除爭權奪利外，似亦無妨想想爲人之道。

（原載八十五年七月十二日自立晚報）

感懷3集 附錄

勇於任事，活得有勁的

——新聞界碩彥葉明勳

謝斐如

新聞界碩彥葉明勳先生，不但一手創建中央社臺北分社，且曾連任臺灣光復後早期的三屆臺灣省記者公會理事長、中華日報及自立晚報社長，對我報業貢獻良多。他後來又為臺灣電視公司、世界新聞傳播學院催生，對廣告界亦多所致力，曾參與創辦自由中國第一家綜合性廣告公司——國華廣告。現則為世新大學、聯廣、聯太及聯翔公司董事長。葉先生傾半世紀的心血，為新聞、教育、廣告事業奔波奉獻。如今雖屆八十高齡，仍充滿著熱情與活力，黨政及公益團體如需他協助之處，他從不拒絕，且能悠遊於公私酬酢之間，充分流露達觀自在、平易近人的情懷。

八十一年十月，葉先生出版新書《憶事懷人》，書中多為臺灣近半世紀傑出人物的追懷記載。這些上至公卿耆宿，下至傲視王侯的布衣，包括至廣，對本土政權及社會的遞嬗，影響亦鉅。他以側身新聞界數十年的經歷，多所親炙，描繪深刻，加以文采洗練，筆下敦厚，讀來不僅對歷年臺灣社會的蛻變，有更深一層的了解，且處處流露他對臺灣的真情摯愛。

本書自序中，葉先生以蘇東坡謫居惠州，對當地產生情感的詩：「日啖荔枝三百顆，無辭長作嶺南人」自喻，表明對臺之愛，不但不止荔枝三百，且已早是「無辭長作臺灣人」了。

事實上，遠在四十七年前，葉明勳先生即和臺灣結下不解之緣。

民國三十四年秋，對日抗戰勝利，臺澎重回祖國懷抱。他奉派為中央社駐臺特派員，負責採訪臺灣光復新聞，並接管日人所留下的日本同盟社臺灣支社，後來始為中央社建立了臺北分社。

葉先生是於三十四年十月五日搭乘專機，由重慶經上海飛抵臺北，成爲首批進入臺灣的人員。

傳播第一手臺灣新聞

來臺之前，葉先生已先考慮到，睽違半世紀，大陸國人多急於獲知臺灣光復的消息，而中央社又是國內新聞主要供應機構，任務更形重要。但隻身來臺，人地生疏，言語不通，加上其時政府尙未正式接管日方機構，難以運用本地電訊設備，要作快速且詳盡的報導，談何容易。葉先生本希望帶一名報務員隨行，但未如願。

當他獲悉勝利後空軍已調派先遣部隊來臺，即輾轉透過關係，與重慶空軍總司令部接上線，並承當時總司令周至柔將軍首肯，應允他來臺後可運用松山基地的電臺發稿。

十月五日抵臺共有五位記者，葉先生與同機的大公報費彝民、李純青，中央日報楊政和，掃蕩報謝爽秋等同行，隨即展開採訪。當晚葉先生以

人力車代步，由臺北市區私下直奔松山機場，就在空軍電臺寫稿，並現場發稿，電訊先拍到重慶的空總，再轉到中央社總社。

翌日這份獨家報導，便在海內外各大報紙刊出。其他記者因電訊未通只好郵遞寄稿，縱有生花妙筆也只能在月餘後，通訊稿才得以見報。

三十四年十月五日，已有政府前進指揮所人員抵臺，應為臺灣光復實際時間，但因受降典禮在二十五日舉行，所以光復節才訂在十月二十五日。明勳先生認為，身為記者，有義務以最快速度將臺灣近況告知全國同胞，那些日子他經常不及用晚飯，即火速趕往松山機場發稿，因此光復之初的臺灣第一手新聞，幾乎全由中央社供應。

名校受教，奠下語文基礎

葉先生並非新聞系出身，卻有此成就呈獻於國人之前，他以為得歸功於良好的語文教育，及中央社嚴格的磨練。

明勳先生幼時家境優渥，父母便爲他請來優秀私塾老師教授古文，奠下寫作基礎。

中學時代，他就讀福州最具盛名的教會學校英華書院。該書院除國文一門外，其他課程均由外籍教師以英文教學，連史地亦不例外，培養了學生優異的外文聽寫能力。

從英華書院畢業的學生，各機關無不爭相網羅。葉先生提及當時人人欽羨的金飯碗——海關及郵政單位，幾乎都是英華校友的天下。散布各行各業的傑出人物亦多，如故國府主席林森、海軍總司令楊樹莊暨福建省政府主席方聲濤等，都出自英華。

畢業後，明勳先生考進福建協和大學西洋文學系，由於熱愛寫作，連續擔任多年校刊主編，又以〈輿論的形成〉爲題，撰寫畢業論文，埋下他喜愛新聞及編輯工作的種子。

當時他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被留任爲校長祕書及助教，二十七歲時，

且曾代理訓導長之職。

抗戰時期，葉先生被保送至成都金陵大學研究所。隨後時任教育部長的陳立夫先生，在重慶開辦中央訓練團，召集全國大學訓導長入團受訓。當時協和大學為避戰亂已遷至邵武（邵武位於閩北，鄰近江西，美眾議員周以德曾在該處創辦漢美中學，屬美以美教會。抗戰期間，福州的協大，蘇州的東吳，杭州的之江，均遷此合併上課），但在兵燹下，無法派人遠赴四川，便命明勳先生就近入團，參加黨政班受訓。

豈料受訓完畢，戰事蔓延，葉先生回不得邵武，金陵研究所的學業又已中斷，只好在重慶就地謀職。適逢中央社招考，葉先生憑藉優異的外語及寫作能力，考進了編譯部。

中央社訓練紮實

當時中央社在社長蕭同茲先生領導下，以訓練嚴格著稱，即使是知名的燕京大學新聞系高材生，進社仍得從校對做起。

葉先生解釋，當時中央社的理念是，校對既可培養謹慎細心的做事態度，又必須大量閱讀編輯修改過的文稿，對新聞處理和寫作要領能力的培養，均有助益，實是最佳在職訓練。

其時每個新人都得在校對的位子蹲上二、三年，才能升任編輯。「那時從校對變成編輯，好像助教升為教授一樣，是相當的榮譽。」明勳先生說。

此外，中央社對記者的要求也十分嚴格，採訪前總要他們對主題、受訪者的相關資料，都做好充分的準備。」

遷臺後，政府曾為美援會一事召開記者會，中央社由當時的採訪組長張任飛代表與會。其時多數記者對何謂「美援」都不清楚，會議主席嚴家淦先生還得從頭解釋。事後嚴先生在一私下場合對明勳先生透露，那場記者會只有中央社記者沒有浪費他的時間，所提問題皆能一語中的。

由於中央社的聲譽遠近馳名，以文采著稱的前外交部長葉公超就曾戲

稱，自己想進中央社都不得其門而入哩！

多聞、真誠為採訪守則

明勳先生指出，當年他之所以能掌握許多最新訊息，除了採訪的準備外，與受訪者能結為好友，也是優勢之一。他透露首先得使自己見聞充實，言之有物，讓人覺得與自己談話是愉快的事，其次必以真誠醇厚之心相待。與人一席談，交情往往就建立了起來。

「和現在的新聞從業員相較，當時我們多較尊重職業規範，也更願謹守人情分際。」葉先生解釋，當酒酣耳熱之際，對方因為信任記者，常主動透露一些政經機密或內幕，但他很少為了發獨家消息或未經求證，即貿然發稿，總會等到適當時機才發表，以免提供訊息的朋友受擾。

葉先生表示，現在的記者經常在電話中訪問幾句，翌日即成為重要新聞，長篇大段刊出來，等到發現錯誤，才以很小的篇幅刊登更正啓事。

「其實現在記者的整體素質，普遍比起當年的從業者提高了很多。」葉先生記得，早年記者少有科班出身，且光復後，許多報社為推銷報份，常給予外埠零售商『記者證』，便利業務的推動，在他擔任三屆記者公會理事長期間，每次開大會，才發現不少雜貨店老闆，甚至特種營業女郎都成了記者。「而現在的新聞從業員大多數為科班出身，受過完整的新聞教育，如能加強自我充實及遵守職業規範，應會有更好的表現。」

不怕害事，只怕誤事

葉先生說，他這一生受益於中央社的不只是嚴格的磨練、豐富的見聞，更得自故社長蕭同茲先生待人處世的啓迪。

他表示蕭社長選才嚴格，一旦晉用，即用人不疑，且寬厚相待。在四十年代，中央社薪資普遍微薄，員工之所以願共甘苦，即是受蕭社長的影響。例如蕭社長曾將紐約分社主任湯德臣的薪水，訂得比自己還高。理由是他認為當時中美關係十分重要，湯主任肩負掌握全美消息的重責，任務比總社社長還辛苦。

明勳先生稱，後來自己掌理中央社臺北分社、中華日報、自立晚報，也皆秉持以真誠待人的原則，便是受了蕭社長的精神感召。

明勳先生由於十分敬重蕭社長，在他辭世以前，幾乎天天見面，多日不見，便若有所失。有一次他到蕭府拜訪，正逢蕭社長午睡，等候許久，才得面談。那天蕭社長突然有感而發，語重心長地對明勳先生說：「人不怕害事，只怕誤事，害事猶有矯治、改正的機會，誤事則因循既久，一旦發現錯誤，多已挽救不及。爲人、從政皆是如此。」

不料當晚蕭社長即因心臟病發謝世，這段話更在明勳先生心中迴盪不已，並奉為處事圭臬。此後做事，無不計畫周詳，遇困難決不逃避，以免承擔「誤事」的苦果。

享受忙碌，活得有勁

直到現在，葉先生仍保持每天睡前把翌日應辦事項條列寫在小卡片上的習慣，卡片隨身攜帶，做完事，即銷去一項。甚至連隔天要穿著的衣

服、搭配的領帶，也都準備妥當，以求對每一件事都應對從容。他說：「不打沒有準備的仗。」

他現仍擔任多項要職，除為聯廣、聯太、聯翔公司、世新傳播學院董事長，又是臺視公司常駐監察人，臺灣新生報、臺灣新聞報、民生報常務董事，正聲廣播公司監察人等，每天跑四、五個地方是稀鬆平常之事，甚至還可在空擋安排不少應酬。

許多人不解明勳先生何以八十高齡，精力依然如此充沛？他透露，一則歸功於母教的鍛鍊，一則自己在應酬飯局間，得到許多樂趣。

葉先生是福建浦城人，早年他的父親經營錢莊生意，使得葉家為地方首富。但葉母並未因此嬌寵兒子，每天清晨即用雞毛撻將床上的小孩葉明勳喚起，要他灑掃所有的庭院，且不得由僕人代勞。

「當時我家院子很大，一趟掃下來，起碼要個把鐘頭。」憶及這些往事，葉先生益發感念母教可貴，「那就像每天打一場高爾夫球運動一

樣」。

到現在明勳先生仍維持清晨六時即起的習慣，每逢假日便和夫人華嚴女士相偕登山健身。而一般人視為苦差的飯局，明勳先生則樂此不疲。

他的哲學是，吃飯不僅為填飽肚子的義務，也有相當的權利，關鍵便在一張嘴。他許多見聞、知識和人情世故，即是在酬酢間「問」出來的。

「我喜歡朋友，朋友也喜歡我，人生可以過得很快活呵！」葉先生笑著說。或許勇於任事、享受忙碌，正是他愈活愈起勁的祕訣。

(原載八十二年一月中央月刊)

無辭長作臺灣人

——葉明勳談五十年來新聞二、三事

林黛嫻

八十歲的老報人葉明勳先生，淡泊清心，一向不喜歡接受訪問，因此傳播界關於他的報導很少。事實上，葉先生在臺灣光復後來臺，近五十年間，服務於新聞界，充分發揮輿論公器的力量，臺灣光復以來，在這塊土地上發生的事，如「二二八事件」，他都經歷過，而且以新聞記者敏銳的觀察、真實的筆觸，對於事件的前因後果了然於心，說起來，他便是一部活生生的臺灣新聞史。

日前，在一個偶然機會，我們和葉先生有番長談，葉先生重申他不喜歡曝光的個性，他提到不久前李總統蒞臨臺視台慶，他以臺視常駐監察人

的身分作陪，張燈結綵、歡欣熱鬧的氣氛中，在場人士和李總統合照以資紀念，開麥拉前「星」光濟濟，有許多影視明星，也有許多政治人物，葉先生卻讓到一旁，遠離攝影機，找個清靜的角落站著，他說，那才合乎他的個性。

這次訪談內容，葉先生也一再希望不要見諸報端，但因內容豐富，有許多第一手的資料，讀者若錯過了，未免遺憾，因此筆者徵求葉先生同意，就讓我們談談幾個問題吧！

葉先生早在四十九年前，便與臺灣這塊土地結下不解之緣，他曾以蘇東坡謫居惠州的詩句自譬心境，「日啖荔枝三百顆，無辭長作嶺南人」，他對臺灣的真情摯愛，不但不只荔枝三百，早已是「無辭長作臺灣人」了。

比行政長官陳儀還早到臺灣

葉先生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五日來臺，比擔任行政長官公署的行政長官

陳儀還早了十幾天，當時他奉派為中央社駐臺特派員，負責採訪臺灣光復新聞，並接管日本人留下的同盟通訊社臺灣支社，後來成為中央社臺北分社。

十月五日抵臺共有五位記者，葉先生與同機的大公報費彝民、李純青，中央日報楊政和，掃蕩報謝爽秋等同行，隨即展開採訪。當晚葉先生以人力車代步，由臺北市區私下直奔松山機場，就在空軍電台寫稿，並現場發稿，電訊先拍到重慶的空總，再轉到中央社總社。

翌日這份獨家報導，便在海內外各大報紙刊出。其他記者因電訊未通只好郵遞寄稿，縱有生花妙筆也只能在月餘後，通訊稿才得以見報。

三十四年十月五日，已有政府前進指揮所人員抵臺，應為臺灣光復實際時間，但因受降典禮在二十五日舉行，所以光復節才訂在十月二十五日。明勳先生認為，身為記者，有義務以最快速度將臺灣近況告知全國同胞，那些日子他經常不及用晚飯，即火速趕往松山機場發稿，因此光復之初的臺灣第一手新聞，幾乎全由中央社供應。

葉先生和陳儀相熟，對於「二二八事件」的始末也知之甚稔，陳儀要離開臺灣的前一天，還約他長談，雖然葉先生說今天不談「二二八」的敏感細節，但是陳儀這個人倒是可以說說。

「很多人說陳儀是二二八事件的元凶，但我說陳儀愛臺灣超過臺灣人。他到臺灣來當行政長官，大陸那時的幣制是法幣，他不准法幣來臺，報紙只准有新生報，銀行也只有臺灣銀行，這些舉措為的是保護臺幣、新生報。後來中央日報怎麼來的呢，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許孝炎去找陳儀，說全國各省都有中央日報，光臺灣沒有是不行的，後來想了個變通方法，改名中華日報只在南部發行，不到臺北來。」

「另外軍隊方面，他也不要軍紀欠佳的中央軍，只想培養臺灣的保安部隊。臺灣光復周年紀念日，老總統帶三個秘書沈昌煥、曹聖芬、周宏濤在臺大參加運動會，那也是臺灣第一次辦運動會。十月底陳儀從臺北坐飛機到臺中，再漏夜轉往日月潭臺電招待所（今之涵碧樓）晉見老總統。老總統問他，中央軍調走，臺灣治安可有問題？因為當時東北局勢吃緊，要抽調部隊赴東北。陳公洽一口承攬，沒問題。」

陳公洽煞費苦心，為了使軍紀不彰的中央軍調走不致影響治安，「二二八事件」一發不可收拾後，才發現臺灣兵力不足的危機。高雄還有彭孟緝的要塞部隊，臺北只靠憲兵隊維持。

在葉先生記憶裏，陳公洽很清廉，他不住臺北賓館，住在臺電公司日籍董事長的舊居。唯一毛病是「關起門來做皇帝——剛愎自用」，他每天中午在辦公室關起門來吃便當，吃完休息，他的秘書長葛敬恩，一點也沒有發揮作用，消息傳不到他那兒。

葉先生接著談到他和陳儀最後一次談話。

陳儀很愛臺灣，因剛愎自用而失敗

「那時候老總統派飛機來接他去南京，行政長官公署改為省政府。陳儀臨走前一天下午，叫秘書打電話給我，我去公署和他談了近兩個鐘頭。他問我很多事，我也都具實以告。他坦承事件發展至此，一切都是他的不是，他說：『你是記者比較客觀，請告訴我，我為什麼失敗？』」

「我說我可以坦白說嗎？他叫我儘量講，於是我舉了一個例子，人家批評你生活太呆板，請客都不會請，像中央大員居正、李文範等黨國大老來臺，請客地點一定在臺北賓館，陪客固定是長官公署幾個處的處長，這樣的飯局當然沒話談。他是受日本軍事教育的人，做起事來像練兵操一樣公式化，我過去跟他說過，應該找一些地方人士、新聞記者、藝術家、詩人等作陪，也可趁機和他們溝通，那麼便不會不知道民衆在想些什麼了。」

行政長官自嚴壁壘、溝通管道淤塞，抱負難展，以至陳儀主臺兩年後黯然離去，並且認爲這是他從政以來最大的失敗，也是平生難以彌補的缺憾，明勳先生曾撰專文〈不容青史盡成灰〉對這段陳年往事，以不偏不激的態度，作極公允的論評。

初到中華日報，第一天西裝褲被破椅子鈎破

民國四十年，葉先生出任中華日報社長，任職四年間，他領導中華日報度過艱困的時期。而後，又曾以國民黨員的身分入主黨外色彩濃厚的自

立晚報，依舊一展長才，不僅使其報份激增，更維持其報社形象，不致走向言論偏頗之歧途。

葉先生回憶起當年面對的困境，他說：

「我初到中華日報時，報紙面臨三個月沒發薪水，社長在外請客簽帳的帳款付不出的窘境。於是我向董事長連震東說，我要開張支票——按時發薪水，沒有錢我們去向銀行借，董事長和社長兩人聯名背書。如此一來，士氣大振，同仁們願意努力做事，報社才慢慢步上軌道，我第一天上班時，西裝褲被椅子露出的鐵釘鉤破的事，也不再發生。

「民國四十八年，我到自立晚報。那年我剛好到美國史丹佛大學進修，秘書長唐縱打電話要我回來，他不說是什麼事，可能知道若說清楚了，我不會答應吧。原來是要我接自立晚報社長。那時候醞釀成立反對黨，領袖是胡適之先生，還有一個自由中國雜誌社，而且計畫買下自立晚報，吳三連先生已付了三百萬元。這個消息傳出後，中央黨部四組主任馬星野先生說，報紙不能再讓他們拿去，於是請出許金德說服吳三連讓

出一半股份來，錢是林柏壽、辜振甫等人出的，條件是叫我回來當社長。我原本不肯接，不但家裏反對，所有朋友都反對，說這是跳火坑。後來省主席周至柔要我到家裏去，試圖說服我，怎麼說我都不為所動，他送我離去時，在門口跟我說了一句話，你是黨員，就得服從黨的命令。」

未帶一兵一卒到自立晚報，報份增加四倍

就這麼一句話，葉明勳先生為自立晚報貢獻六年的心力，他到了那兒，像每一次就任新職，一個人單槍匹馬，毫無班底，很多同事都以異樣的眼光看他，認為他是國民黨員，是不是會有私心？葉先生抱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信念，面對現實，想辦法克服困難，奮鬥了六年之後，自立晚報報份從五千多份，到他離去時增為兩萬多份。「奮鬥的過程很艱辛，但度過之後卻回味無窮。」明勳先生說。

先後使兩份報紙從岌岌可危到展現蓬勃生機，明勳先生的辦報功力獲得肯定，目前這個報業戰國時代，黨營報紙面臨更強大的生存競爭，我們

特別請葉先生開一處方。

葉先生說：「黨營報紙如果還被政令、政策以及主管部門束縛得緊緊的，那就沒人看了，所以我覺得無論在業務或人事方面都要放手讓報社去做。當年在中華日報時，徐柏園先生主管財務委員會，我帶著報社主管去見徐主任委員，告訴他如果財務委員會再這樣管下去，報館非關門不可。爲中華日報爭來了業務自主權，當年報紙生存要靠廣告，和地方、日本大廠商都得維持良好關係，若干民營報紙請大廠商吃飯、上酒家、跳舞，隔天上衡陽街買禮品給他們帶回去，中華日報能這麼做嗎？要怎麼報銷呢？所以我非爭得自主權不可。」

葉先生並不覺得黨營報紙人才不如人，問題在於留不留得住人，他說現在幾家大報很多人都是從黨報去的，報社福利好、待遇好，員工自然願意奉獻所長。

傅斯年堅持臺大不設新聞系

最後，葉先生以一位資深報人的身分，對現今的新聞從業員提出語重心長的叮嚀，切記勿驕傲、勿自我膨脹。葉先生說：

「新聞記者的筆很重要，譬如張季鸞先生那枝筆，多少人在他筆下爬起來，多少人垮下去。過去很多人看不起學新聞的人，一流大學裏也不願設新聞系，今天新聞記者受到尊重，是很多人努力爭取來的。記得有一次記者節我請宣傳部長王世杰先生吃飯，席間有傅斯年先生，我請他在臺大設新聞系，他一口拒絕，認為新聞學學術基礎不夠。現在幾乎每一所大學都有新聞系，在這樣大環境好、軟硬體設備也好，更加可以充實、自由發揮。」

葉先生還提到當年擁有記者證的人，三教九流都有，葉先生曾擔任四屆記者公會理事長，每年九月一日開記者大會，出席的人不乏雜貨店老闆、理髮店老闆，甚至特種營業的人，都成了記者。原來光復初年，記者少有科班出身，而且許多報社為推銷報份，常給予外埠零售商「記者證」，便利業務推動。

葉先生並非新聞系出身，卻對新聞業有始終如一的熱愛，他畢業於福建協和大學西洋文學系，由於對寫作、新聞有興趣，因此在校時即創辦一周刊，一人編、一人寫，從社論到新聞，奠定他那枝新聞記者的健筆。他的畢業論文是以英文寫成的〈輿論的形成〉，這篇論文十分精闢周到，後來很多黨部的新聞講習班把它翻成中文，拿來當教材。

明勳先生八十高齡，仍身兼數職，擔任世界新聞傳播學院董事長，臺灣電視公司常駐監察人，臺灣新生報、新聞報及民生報常務董事，在繁忙的行政工作稍事卸下之際，他最想做的是關起門來，專事寫作，趁著他記憶力還不錯的時候，把點點滴滴的往事記下來。

只比蕭乾小五歲，卻有師生情誼

「練拳的人應該拳不離手，過去我行政工作太多，筆都生疏了，最近幾年較輕鬆，很想把我一生的事寫出來。我一向有記日記的習慣，太多資料、照片堆在那兒，不整理不行。名作家蕭乾也一直鼓勵我寫作，蕭乾雖只比我大五歲，卻與我有師生之誼。他在大學時要半工半讀，念一年

書休一年學才過得下去，他燕京大學一年級時到福州英華中學教國文，我正好在那兒念書，所以有這段師生情誼。」

拉拉雜雜談了許多，明勳先生的腦子裏，像一座活動圖書館，隨口一說，都是歷史，我們很希望葉先生多談一些，最好在中副開個專欄，將往事點點滴滴付諸文字。告辭前，明勳先生說：「現在最大的心願是上天保佑我，讓我多活幾年，讓我把這些記憶都寫下來。」

(原載八十三年三月三日中央日報)

葉明勳的無憾人生

項秋萍

「走遍了千山萬水，看盡了人情世故」。

獻身新聞界半世紀，今年八十三歲仍退而未休的葉明勳，用這兩句話來形容他的一生。

只有了解葉明勳生平的人，才能體會出這裏頭有多麼深遠悠長、盡在不言中的涵意。

民國三十四年，臺灣光復不久，葉明勳代表中央社隨同政府接收人員來台，負責接管日本同盟社，籌設中央社在台分社。

在兵燹初定，滿目瘡痍中，固然辛苦備嘗，但對充滿熱情幹勁、深具中西學素養的他，正如蛟龍入海任意悠游，「處處都充滿機會」。

無論想當官，想賺錢，想闖一方天地，在那個年代，條條大路皆暢通。然而，葉明勳卻秉持著對新聞「專一、專心、專業」的理念，始終謹守本分，全力投注，不僅靠著接收同盟社的少數經費，在匯兌不通、無以為繼的情況下，維持分社正常運作達一年半之久；大陸變色後，更挑起安排總社員工眷屬數百人遷台的重任；甚至，在所有事情安頓妥當之後，毫不戀棧地遞上辭呈，結束已無必要的分社，兩袖清風，瀟灑離開結緣十載的中央社。

數十年來，不知有多少公私機構想借重他的長才和人際網路，他仍是不變的原則：堅持新聞工作、實實在在做事。世人所重視的名位錢財，對他如同浮雲過眼，他的淡泊與超然，贏得尊敬，贏得友誼。

他認為，單單從新聞工作一門深入，自有千山萬水，要看用什麼樣的心境去觀賞、去遊歷；而從廣結善緣的交友中，自然也看盡人情世故，起

高樓、宴賓客、樓塌了，是非成敗，緣起緣滅，「就像看電影一樣，人生如戲」。

以胸中丘壑察看人間萬事，葉明勳老早就體悟：生活的愉快千金不換，朋友的相聚千金不換，他說：「如果我有心攢聚錢財，老早就發財了。」

剛來臺灣時，他住的房子是台北第二大（第一大是台北賓館），原屬日據時代的台北州長官舍，面積一千多坪，位於現行政院斜對面。當時他以正式租約向接管的台北市政府承租，交友宴客，十分方便。

住了十一年後，火車站附近國民黨市黨部的木造房子太小，且老舊不堪使用，就與他商量請他讓出。只拿了新台幣十九萬搬遷費，就無條件禮讓了。之後市黨部再讓給市議會，則是這價錢的數十倍不止。輕易放棄權益，他不悔。

還有一樁例子。來台時，中央社交付他法幣四十萬，國民政府以戰勝國

接管臺灣，日本以戰敗國離境，當時黑市交易，日圓不值，法幣如日中天。由於是公款，葉明勳一絲不苟，後來竟又託人將款項帶回大陸。當時在台北二十日圓就可買一輛舊汽車，他從未心動。

「錢不重要，但用錢的態度是一門學問」，他說。

他的連襟辜振甫的父親辜顯榮，九一八事變後，應老總統蔣公之邀赴大陸調停中日關係，住在上海的國際大飯店。門童爲他開車門時，隨行擔任秘書的女婿黃逢平拿零錢給小費，剛好車子發動，錢沒拿穩就掉落在車窗外。辜顯榮立刻叫司機停車，請女婿下車把錢撿起來，再交到門童手上。

「這就是一種態度上的尊重，」葉明勳說：「錢是用來表達情意、敬意，並非用來炫耀。」

重情義的真性情，使葉明勳相交滿天下，無論政界、工商界、文化界，無論任何省籍黨派，都視他爲立場超然、足以信賴的好友。

「我這一輩子充實而無憾，」葉明勳說。

(原載八十五年講義一月號)

第一批訪臺記者， 第一手時代見證

——新聞界耆宿葉明勳暢談光復初期的光怪陸離

王丰

站在時代的轉捩點上觀察過歷史轉折的人，永遠都是所有時代中，最具睿智者，他們的一席話，或許一如能正衣冠的銅鏡，可以讓我們清楚體察到吾人所處時空座標的正確位置。

自本期起，本刊將每月推出「歷史現場」人物系列專題，介紹曾經目擊現代歷史事件的人物，請他們現身說法，講述他們曾經親眼目擊過的臺灣近年歷史事件。

世界新聞傳播學院董事長葉明勳是臺灣新聞界耆宿，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五日，他奉工作單位「中央通訊社」指派，擔任駐臺特派員，親眼目睹光復初期時代交替的種種怪象，為時代作了最佳見證，透過本刊的專訪，讓我們傾聽這位新聞前輩，回顧當年親身參與的歷史變局。

我到臺灣現在已經超過五十一年，我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五日，以中央社特派員的身分，奉派到臺灣從事新聞採訪工作的，和我同一天到臺北，現在我的記憶當中，可能沒幾個人了，當時同我同一天來的，本省人當中，有黃朝琴，後來省議會的議長，李萬居是副議長；當過警務處處長的王民寧；警備總司令部處長的蘇紹文，是那時本省人當中軍階最高的，官拜中將，這些朋友現在都過世了。

漢官威儀

接機的日本官兵軍容壯盛，「前進指揮所」主任葛敬恩卻不敢下飛機！

談半個世紀的事情，可能說上一整個月都說不完，我現在八十三歲了，

當年由陪都重慶出發來臺灣時，我只有三十二歲，我們「前進指揮所」來了有五十幾個人，美軍一共派出了五架軍用飛機把我們送到臺灣來，我們搭乘的都是小型飛機，駕駛員旁邊還有個座位可以坐人。

當時，我負的責任，是以中央社特派員的身分，來臺灣採訪新聞。新聞界除了我以外，還有四個新聞記者，他們是上海「大公報」的費彝民，一個是重慶「大公報」的李純青，一個是重慶「中央日報」的楊政和，還有「掃蕩報」的謝爽秋，我們一共五個記者隨團抵台。

在出發到臺灣前，我本來想帶個報務員，方便來臺發新聞稿，可是飛機的機位有限，所以我沒辦法帶報務員。來臺灣的時候，我乘的是第一架飛機，和前進指揮所的主任葛敬恩一起來的，他帶了兩個秘書，其中一位後來當過CHINA NEWS的社長鄭南渭，另一位秘書是葛敬恩的女兒，中間還有一個王民寧，他是負責前進指揮所的總務工作。

到臺北時，天還沒黑，我們第一架飛機來的時候，安全著陸，那時，松山機場沒有燈光設備，不適合夜航和夜晚起降，松山機場的日本人還臨

時堆積了些稻草，燃燒後產生熊熊火光，緊接我們後面的四架飛機，才
在夜幕低垂後安然著陸。

那天，日本軍官和臺灣士紳，都到松山機場去迎接包括前進指揮所主任
葛敬恩在內的我們這一行人。現場有名紳杜聰明等人及日本軍官列隊迎
接，日軍官兵那天為示隆重，特地全副武裝，身上還佩帶擦拭得閃閃發
光的武士刀，列隊整齊，軍容壯盛，一點都不像戰敗國家的軍隊。

這時，堂堂國軍「前進指揮所」主任的葛敬恩，卻不知何故心生畏懼，
擔心如果先下飛機可能會遭「不測」，不敢下飛機，心虛之餘，就叫總
務王民寧先下飛機。

我那時心想，這那兒是什麼「漢官威儀」，簡直太教人失望了！

我們來的那天晚上，日本人安排我們下榻在位於基隆河畔的「南方資料
館」（後來，大陸政權易手，我國和美國簽署協防條約，那裡改成美軍
協防司令部），那個館早期收集了很多日本人南侵的資料，本來是板橋

林家林柏壽的家產，我們第一天就住在裡頭。

五天後，適逢雙十國慶日，我們政府尚未正式接管臺灣，但是，國慶來了，一定要舉行慶祝儀式，我們就在公會堂（即後之中山堂），舉行國慶紀念會。

照理講，國慶紀念會理當由那時已經來台的「前進指揮所」主任葛敬恩主持的，但是，葛敬恩不知何故，心裡還是十分驚恐，那天竟然稱病，躺在「南方資料館」，藉故不來主持國慶紀念會，而由副主任范誦堯瓜代，並要外交部特派員黃朝琴擔任會議主席。

葛敬恩是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當過孫傳芳某部參謀長，剛來臺灣就發生這兩件事情，不論是遁脫下飛機答禮和逃避主持國慶紀念會，這種因怯懦造成的失禮，實在有損國格，葛氏後來附共，抑鬱而死。

在臺灣的第一次國慶慶祝活動中，還有一項是在臺北賓館舉行的餐會。

歡慶光復

本省同胞紛紛學唱國歌、講國語，商店來不及做國旗，許多人只好自己製作。

最早，有關方面計劃是在臺北賓館席開二十桌，請些具代表性的臺灣士紳餐敘，誰曉得民衆得知訊息之後，那天晚上臺北賓館竟然擁進了大批人潮。這些蜂擁而至的民衆當然知道政府宴請的對象是地方士紳，但由於臺北賓館在日據時代向來是不對臺灣人開放的，普通百姓根本無緣進入，那天臺北賓館一共擁進了數百人，可見民衆熱愛祖國的氣氛。

當初，本省同胞對臺灣光復都興奮莫名，紛紛學習唱國歌、學講國語，有的人忙著上街到店裡買國旗，商店都來不及做國旗，許多人只好自己製作國旗。

我是第一批來臺灣採訪的記者，那時政府還未接管臺灣的電訊，臺灣跟大陸上的電訊尚未通暢，前面講過，我尚未來臺灣時，曾經向陳儀提出

帶一個報務員一道去臺灣的要求，陳儀說飛機可能坐不下，所以我沒有帶報務員，但，我發新聞要靠報務員，報務員上不了飛機，只好找別的管道了。

在重慶時我得知，國軍已經派了一個空軍通訊小組，進駐臺北松山機場，我就去空軍總部問他們是否可以幫忙，為中央社解決發稿問題，他們也同意幫忙。後來，我到臺灣後，頭一天開始寫稿，寫完稿就搭人力車到松山機場，拿著稿子去找這個小組，請他們幫我把稿子透過軍用電訊設施，傳送到重慶中央社總社，總社收到這則電稿以後，再向全國各個新聞媒體發佈。

全國民眾第二天都看到，我從臺灣發出的光復後第一則電訊，內地的報紙當時還不能及時送達臺灣，那年的十月二十四日，陳儀抵臺，他從重慶帶來一大捆十月初六直到當天的各種報紙，當時，和我同一批來臺灣的記者朋友，看到報紙上登出我寫的電訊稿，都非常驚訝，紛紛來向我打聽，你的稿子是怎麼傳回總社的？

受限於缺乏發稿電訊設備，來臺灣半個月，其他的同業幾乎完全沒有新聞發回大陸。

我因為不會講閩南語，還特地請了一位本地青年，作我的通譯，我請他每天早上到我家裡，我請他吃早餐，在餐桌上，他教我日文，我教他國語。

陳儀其實不是第一次來臺灣，他早在日據時代，也就是民國二十四年，他在福建省主席任上，曾經應日本駐臺灣總督中川健藏的邀請來過臺灣，那時，日本為慶祝日本據臺四十周年，特地在臺灣舉行一項博覽會活動，陳儀搭乘逸仙號軍艦，由福州抵達臺灣。

我那時剛從學校畢業，參加學校辦的畢業旅行，同時間也來了趟臺灣。

我感覺，陳儀這個人固然是剛愎自用，但他為人相當節儉自持。照道理，臺灣光復以後，以他臺灣最高長官的職銜，應該是可以住在臺北賓館的，但是，他一方面回想起以前應邀來臺參觀博覽會時，日本人那種

傲視一切的統治者氣焰，一方面基於節儉的想法，到臺灣後，他特意不住臺北賓館，而選擇在以前日據時代臺灣電力公司董事長的房子落腳。

陳儀去職後，這幢房子還住過臺電總經理劉晉鈺，陳儀不久被政府判處死刑，而劉晉鈺在日後亦被依「匪諜」罪嫌，被當局槍決，這幢位於臺北市和平東路的日本房子，便成為所謂的「凶宅」，再也沒人敢搬進去住。

陳儀當臺灣長官時，每天中午都在辦公室吃日本太太為他準備的便當，不但生活簡樸，很多事情不論大小，事必躬親，但是，他的大缺點，是他對臺灣民間的情況有很深的隔膜，外面很多話無法聽到。

臺灣給日本人佔領了五十年，光復以後臺灣老百姓對政治和經濟都存有理想和期望，可是，陳儀到了臺灣後，將他過去在福建的處處管制、事事管制的那一套辦法，搬到臺灣來做，班底也是福建時期的原班人馬。

海外淨土

陳儀希望臺灣和大陸有明顯區隔，連貨幣都是臺銀出的臺幣，以免受到大陸局勢混亂的影響。

臺灣長官公署的人事案定案之後，陳嘉庚給蔣委員長打了一通電報，電報上大致是說，閩台是一家，現在臺灣光復了，而接收臺灣的官員當中，裡邊不但福建人少，臺灣人更少，高層的官員都是江浙人士，老總統看了陳嘉庚的電報之後，指示陳果夫要從中央訓練團的高級班裡，找出一個福建人，他就是張延哲，讓他做第一任的臺灣財政處處長，原來的財政處處長嚴家淦就調去當交通處處長，這樣名單當中才有一個福建人。

陳儀個人的操守是很好的，他也很希望在臺灣好好做，腦子裡有他的一套治臺構想。

老總統第一次來臺灣，去日月潭遊覽，陳儀漏夜教人把從臺中到日月潭的公路修好。老總統帶了三個秘書，分別是沈昌煥、周宏濤、曹聖芬。當時陳儀和老總統一道去了日月潭，老總統問陳儀：「如果把臺灣的中

央軍都調到大陸去剿共，臺灣的治安會不會有問題？」那時東北的局勢很緊張，陳儀滿口答應，連聲說，不成問題。

陳儀的理念中，是期望臺灣成爲一個和大陸有明顯區隔的地方，老總統要把臺灣的軍隊調走，正中陳儀下懷。斯時，臺灣用的錢是臺灣銀行出的臺幣，臺灣銀行的那四個大字，還是陳儀的手跡；報紙只有臺灣新生報，他不要中央日報，當年每個省都有一個中央日報，陳儀別的報紙都不要，就要一個新生報，後來國民黨中央施加壓力下來，他沒辦法，爲了敷衍中央，就讓國民黨在臺南辦了一家「中華日報」。

在陳儀主導下，臺灣只有一家銀行，用的是和大陸內地不一樣的貨幣，只有一份報紙。老總統把軍隊調走，陳儀認爲，臺灣只要有一支保安部隊維持治安就行了，實際上，光復後派來臺灣的那支中央部隊，軍紀並不佳。

陳儀有這樣的觀念，他主要的著眼點，是期望臺灣避免受到大陸局勢混亂的影響，他對當年大陸局勢的惡化，亦感到十分失望，陳儀期待臺灣

成爲孤懸於海外的淨土，不受到大陸的影響。

臺灣的武裝力量薄弱，使得日後在「二二八事變」期間，臺灣只有一個憲兵團，陳儀手上沒有部隊作籌碼。臺灣出事後，蔣老總統打電報給陳儀，告訴陳儀，務必使基隆到臺北的公路保持暢通，方便讓中央軍從基隆登陸，到臺灣各地清鄉。

陳儀對臺灣是抱持很大的希望的，但是，他最大的問題是對本地的事情有隔膜，所以做起決策來的時候，南轅北轍，最終爆發了「二二八事件」。

政策失當

光復後政治放得太寬，經濟抓得太緊，日本人建立的守法精神卻蕩然無存。

李文範和居正這些中央大員來臺灣，陳儀一定會在臺北賓館請他們吃

飯，陪客固定是各處長，十分封閉，和外邊人都沒什麼接觸。後來中央調走了他，離臺前，他的部屬當然不方便跟他講什麼真心話，他就把我找了去，檢討一下他過去在臺灣的施政得失。

我很坦誠地告訴陳儀，你最主要的問題，是政府經濟方面的政策抓得太緊，老百姓受不了，而政治方面很多措施又放得太寬了。光復後，一般民衆沒有基本民主政治的訓練，很多關在火燒島（即今綠島）監牢的人全部放出來了，比如在中山堂開會的時候，很多人在下面就隨便發言，報紙言論，有如雨後春筍從未約束，老百姓生活苦，言論自由開放，民衆可以藉各種管道大放厥詞，民衆的不滿情緒達到頂點，憤怒的洪水難以收拾。

陳儀用人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他在用人方面有個笑話。

在福建時，他任用了一位縣長，這位縣長早先自己寫了一封密告信，告他自己，爲什麼會自己告自己呢？因爲這位縣長很清楚陳儀的爲人。陳儀收到這封密告信，作了一番調查，因爲是縣長自己寫的密告信，當然

查非屬實，陳儀就加倍信任他，於是，這位縣長便露出本來面目，當真亂搞起來。

日本人據有臺灣時，殖民者已經在臺灣實施完善的法治，就以山地來說，日本只派了二、三個人在山上，一個是警察，一個是醫生，還有一個合作社，如果你不聽話，老百姓的糧食配給就沒有了。警察對付不聽話的老百姓，也有很大的權力，比如老百姓如果去偷砍一棵樟腦樹的話，就抓去關起來，一直關到新種的樟腦樹和原來被砍掉的那棵一樣大的時候，才考慮釋放。

我們來了以後呢，政治上放得太寬，經濟上抓得太緊，原先日本人建立的守法精神卻蕩然無存。

再者，大陸來接管臺灣的那些人，都有大陸人比臺灣人高一級的不正確感覺。

政府原先有一個「台幹班」，可是，訓練的內容，和接收臺灣的事務，

可說是風馬牛不相及，來了這裡之後，才發現實際的狀況和原先準備的完全不一樣。

不過，陳儀還是有他的功勞，例如說，日本軍民在臺灣原本有四十萬人，他們能夠全數撤退回日本，陳儀功不可沒。

撫今追昔，回顧光復初期的臺灣種種，至今還好像是昨天才發生似的，我們中國人的傳統美德，便是忠恕之道，寬厚和忍讓，更是我們中國人的傳統精神，在國家面臨轉型期的現今，我們更不應該忘記老祖宗的這些遺訓。

(原載八十五年十二月九日八〇期時報周刊)